



832748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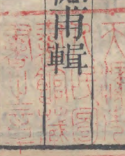
倉頡篇序

畢沅

孫明經以乾隆辛丑刊所集倉頡篇于西安節署予為序而行之閱五年明經刺取書傳所得益多又以曩刻篆文不通于俗遂復刊于大梁仍屬予序予以為漢世小學書存者惟有急就說文說文本諸倉頡倉頡既佚故說文之訓不可明世反以疑叔重之語按鄭司農注周禮有秬秠麻答之言四字當即倉頡篇則說文以答為小未之義明推之以宋為居巖為蟲之屬皆本三倉無足怪矣今說文盛行倉頡不可得予嘗遊祕閣見永樂大典尋檢此書亦無完篇明經博窮書

卷二十一 序

傳自六經子史傳注類書釋道二藏靡所不覽凡得數千言倉頡皆古文傳寫者或亂其本唐宋人所引多未審正明經又善解六書甄別俗字往所考証經典以春秋傳以蔽陳事之蔽為當是芾爾雅山左右有岸屈之為當是盍一時注經人多取其言今觀是篇若以凸為由之据廣韻躬躬為躬躬之据廣雅臄為癰之据論衡鳶為鵠之據說文麼為磨之据漢書之類旁所添注皆非臆說明經所著復有九經正俗字考亦仿此例其書未成予向著經典辨正文字書頗為好小學家所行用又著詩詁一書于中考証文字似勝陸元朗唐元度諸人皆援引古書是正今本他日出與明經讀之知必首肯今世之小學家有錢少詹辛楣王水部懷祖江處士叔澐段大令名膺及錢判官孫明經皆予所素稔予亦雅好此



學魯哀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周公政成著周官又著釋詁其訓多自與諡法解相同毛氏傳亦稱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登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誅祭祀能語可以爲大夫則知古人之學固通於政倉雅之學宜亦尋序業及之也明經從予遊五六年悉其志學之苦心因爲述梗概如此

刊倉頡篇序

孫星衍

倉頡七章者秦李斯所作一篇者趙高胡毋敬所益五十五章者漢閭里師所并八十九章者揚雄所續一百二十章者班固所續訓故一篇爲二卷者杜林所撰三倉三卷者晉張軌所合三倉訓故三卷者魏張揖晉郭璞所撰趙高爰厯胡毋敬博學在倉頡中揚雄訓纂賈魴滂喜在三倉中杜林故

卷二十二

序

二

亡于隋倉頡三倉及故亡于宋然自漢及唐汔于北宋傳注字部類書內典頗有引者星衍始刺其文撰爲三卷訓纂解故卽用說文部居使讀者易於尋覽倉頡始作其例與急就同名之倉頡者亦如急就以首句題篇凡將飛龍等皆是詞或三字四字以至七字備取六藝羣書之文以便幼學循誦故七略目之小學揚雄班固杜林已下始有訓故今許君說文解字所稱揚雄杜林班固說卽倉頡篇也許君云鼂揚雄說屢鼂蟲名廣韻引倉頡篇蟲名知卽訓纂許君云鼂或从寸諸法度字从寸應劭以爲杜林說釋元應禪經音義亦云耐字本从彡杜林改從寸知說文稱或从卽倉頡訓纂也今皆取之訓纂與訓故俱亡然元應稱訓纂鱗蛇魚也疑卽是若張守節史記正義引訓纂戶扈鄗三字一也王應麟誤以

爲倉頡考之通典乃姚察漢書訓纂耳今無取也杜林書亡見于隋志故唐人引倉頡三倉多襍反語實出郭璞爲多或亦名張揖然應劭晉灼及張衡賦舊注所稱倉頡皆在揖璞之前實是揚杜之書無可疑者今依諸書所引存揖璞名餘或古說蓋未可別且以璞注此書親見漢人訓纂諒非無据矣夫倉頡本篆書班固云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異所謂秦篆又云倉頡多古字許君亦云所謂小篆則此篇之字自當具在說文而今慄慄叵俟之屬並非正字當由漢魏隸書盛行亦或傳寫此篇故多譌謬改便驚俗今附見諸部旁標正文都由考据得之非臆見也漢律學僮試諷籀書爲吏又以八體課最爲尚書史唐國子監五分其經以爲業暇則命習隸書國語說文字林三倉爾雅故其時學人能通古文

卷二十二

序

三

訓故用字廣至萬餘皆有依据如揚雄司馬相如陸機等所著詞賦猶取爪音平音攀聾音聾吹音吹諸文六代翻譯傳經苾衣笕筍烏鴉之屬亦多借倉雅難字豈非家有傳書教學多方者歟自是厥後羣書日亡小學不課儒者識字日少九經所存不能遍記行用之字數千而已官府吏民文簿滋繁字或不給于是造爲俗書不按經典如今以套代韜卡代釜抄代笮挖代窆及齷皆見說文流俗相傳愈失其本宋儒說字至以如心爲恕立心如一日爲恒教者教乎孝故從孝以此而言基於馬頭人人持十之類矣國家廣求遺書藏在祕閣其有佚者儒臣多依永樂大典撰集成編說文旣盛行于時惟倉頡不可得倉頡者許君所据特成于眾手又隨章句成義多非六書本訓故有異于說文者若陶用匄訓郭用亭訓強

本蟲也而以為健殿本擊也而云大堂有謬于說文者若麤
从同象持甌而以為持缶繭从帚省而以為帚聲有長於說
文者若贖臍俱臍也而以為贖為多汁臍為少汁繒帛也而
以為襍帛繒絮也而以為細絮觀其會通要是古書不可不覽
頃禮部儀制司任君大椿集字林八卷索之彌月始獲一見
星衍以戊辰之歲讀書江甯瓦官寺閣游覽內典見元應所
著并釋慧苑華嚴經音義引倉頡為多隨加鈔摭兼采儒書
閱五年矣粗具條理刊而行之庶亦小學之助元應慧苑之
書世多不傳南宋人博雅如朱子王應麟亦未之見中引古
書尤多足與陸德明經典釋文並垂于世星衍又嘗揄揚其
實屬友刊行焉

重校方言序

盧文弨

卷二十二 序

四

方言至今日而始有善本則吾友休甯戴太史東原氏之為
也義難通而有可通者通之有可證明者臚而列之正訛字
二百八十一補脫字二十七刪衍字十七自宋以來諸刻洵
無出其右者乾隆庚子余至京師得交歸安丁孝廉小雅氏
始受其本讀之小雅於此書采獲裨益之功最多戴氏猶有
不能盡載者因出其鈔集眾家校本凡三四細書密札戰香
行間或取名刺餘紙反覆書之其已聯綴者如百衲衣其散
皮書內者紛紛如落葉勤亦至矣以余為尚能讀此書也悉
舉以畀余余因以考戴氏之書覺其當增正者尚有也劉歆
求方言入錄子雲不與故藝文志無之乃班氏于雄本傳舉
其所著書亦闕方言世不能無疑考常璩華陽國志載雄書
凡大元法言訓纂州箴反離騷皆與傳同而不及四賦乃云

典莫正於爾雅作方言此最爲明證應劭而下稱引日益多是書遂大著其卷數則歆書中云十五卷郭景純序亦云三五之篇隋唐以下志皆云十三卷并合與遺脫不可知然定在郭注之後宋志又云十四卷當因劉歆書與雄答書向附在簡末者亦別爲卷而并數之也雄識古文奇字嘗作訓纂篇今不傳趙宋時書學生亦令習方言則方言申字其傳授必有自家齟齬齊傳嚶之類凡舊所傳本皆然考之漢隸亦有證據正不必執說文之體以盡易之又其中有錯簡兩條亦尚有字當在上條之末而誤置下條之首及不當連而連者有過信他書輒改本文者注及音義又有遺者誤改者余以管見合之丁君校本復改正百有餘條具著其說可覆案也郭氏注爾雅三卷又有音義一卷則知此書之音亦

卷二十一 序

五

必不與注相雜廁後人取便讀者遂併合之以郭音古雅難曉又附益以近人所音如通志載有吳良輔方言釋音一卷此書當有拮據及之者余欲使注自爲注仿劉昭注補續漢志之例進郭注爲大字而音則仍爲小字雖未必卽還景純之舊觀然要使有辨焉爾至集各家說及文弨之說上又加圓圍以隔之戴書已行世故唯錄其切要者舊本又有云字一作某者疑出於晁公武子止氏案晁讀書志云予傳方言本于蜀中後用國子監刊行本校之多所是正其疑者兩著之据斯言則知爲晁氏所加無疑也予嘉丁君之績而惜其不登館閣書成不得載名于簡末世無知焉又其所緝綜者紛綸參錯不易整比久久將就散失不愈可惜乎故以餘閒爲成就之如此丁君名杰今已成進士待學博士闕于杭州

其學實不在戴太史下云

校正白虎通序

盧文弨

乾隆丁酉之秋故人子陽湖莊葆琛見余於鍾山講舍攜有所校白虎通本此書訛謬相沿久矣葆琛始爲之條理而是正之厥功甚偉因亟就案頭所有之本傳錄其上舟車南北時用自隨弁思與海內學者共之在杭州楷寫一本畱於友人所在太原又寫一本所校時有增益後又寫一本寄曲阜桂未谷今年家居長夏無事決欲爲此書發雕復與二三友人嚴加攷覈信合古人所云校書如讐之旨凡所改正咸有據依於是元明以來訛謬之相沿者幾十去八九焉梓將畢工海甯吳槎客又示余小字舊刻本其情性篇足以正後人竄改之失蓋南宋以前本也歟其餘異同皆于補遺中具之

卷二十一

序

此書流傳年久間有不可知者闕之然

矣因撮其

略爲之說曰事必師古而古人又誰師哉

出於天

古人凡事必求其端于天釋尚書者於稽古有

余以爲

稽攷古道古道卽天也天何言哉稽攷古道是

同于天也古之聖人凡命一名制一事曷嘗不本之於陰陽參之於五行原其始以要其終窮則變而通則久其有不知而作者乎必無是也讀是書可以見天人之不相離而凡萬變之相嬗乎前無一非出於自然者曾私智小慧之可得與其間哉顧說之不免有歧者何也天體至大仁者見仁知者見知昭昭之天何莫非天當時天子雖稱制臨決而亦不偏主一解以盡繩眾家之說此猶吾夫子多聞見而擇之識之意云爾世有善讀者則此書之爲益也大矣倘泥其偏端

掩其全美而輒加以輕詆夫豈可哉若夫是書之緣起與歷代相傳卷帙異同之數則具見於葆琛之所爲攷余又奚贅

廣雅疏證序

王念孫

昔者周公制禮作樂爰著爾雅其後七十子之徒漢初綴學之士遞有補益作者之聖述者之明卓乎六藝羣書之鈐鍵矣至於舊書雅記詁訓未能悉備網羅放失將有待于來者魏太和中博士張君稚讓繼兩漢諸儒後參攷往籍徧記所聞分別部居依乎爾雅凡所不載悉著於篇其自易詩書三禮三傳經師之訓論語孟子鴻烈法言之注楚辭漢賦之解讖緯之記倉頡訓纂滂喜方言說文之說靡不兼載蓋周秦兩漢古義之存者可據以證其得失其散逸不傳者可藉以闕其端緒則其書之爲功于詁訓大矣念孫不揆樛昧爲之

卷二十二

序

七

疏證殫精極慮十年於茲以詁訓之旨本於聲音故有聲同字異聲近義同雖或類聚羣分實亦同條共貫譬如振裘必提其領舉網必挈其綱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嘖而不可亂也此之不寤則有字別爲音音別爲義或望文虛造而違古義或墨守成訓而鄙會通易簡之理旣失而大道多歧矣今則就古音以求古義引伸觸類不限形體苟可以發明前訓斯凌雜之譏亦所不辭其或張君誤采博考以證其失先儒誤說參酌而寤其非以燕石之喻補荆璞之瑕適不知量者之用心云爾張君進表廣雅分爲上中下是以隋書經籍志作三卷而又云梁有四卷不知所析何篇隋曹憲音釋隋志作四卷唐志作十卷今所傳十卷之本音與正文相次然館閣書目云今逸但存音三卷是音與廣雅別行之證

較然甚明特後人合之耳又憲避煬帝諱始稱博雅今則仍名廣雅而邊音釋於後從其朔也憲所傳本卽有舛誤故音內多據誤字作音集韻類篇太平御覽諸書所引其誤亦或與今本同蓋是書之譌脫久矣今據耳目所及旁考諸書以校此本凡字之譌者五百八十脫者四百九十衍者三十九先後錯亂者百二十三正文誤入音內者十九音內字誤入正文者五十七輒復隨條補正詳舉所由廣雅諸刻本以明凡諸本皆誤而單本未誤者不在補正之列最後一卷子引之嘗習其義亦卽存其說竊放范氏穀梁傳集解子弟列名之例博訪通人載稽前典義或易曉略而不論於所不知蓋闕如也後有好學深思之士匡所不及企而望之

重鈔說文繫傳序

徐堅

卷二十二 序

八

秦燔書而文字亡許氏說文之作所謂迴狂瀾於旣倒者也書中目錄五百四十字卽仍皇韻十五篇之舊而分爲諸部之首觀其部叙位置各有條貫自徐氏錯說文韻譜出而許氏之旨晦然其兄鉉嘗謂聲韻區分便於檢討蓋非全書明矣至李氏燾乃割取說文字始東終甲編爲四聲而名之爲五音韻譜則是四聲五音之不分其謬已甚近今坊間行本所謂川本者不知出自何人卽李氏所編削其序而逸其名強以許氏前後二序及徐鉉等進表雍熙三年牒並列于前名之曰許氏說文解字五音韻譜舛錯乖迕莫可窮詰前人著書之義漸滅無餘矣及讀徐氏錯所撰繫傳一書而後許氏之旨暢然大明不惟始一終亥之次無容倒置且足徵韻譜之作乃其自成一書無有增損于許氏也其言約而盡宏

而肆攷据典核淹貫博洽通論祛妄諸篇尤爲殫心之作顧
習之者少其書莫傳湮沒于塵埃灰燼者蓋不知凡幾矣按
是書在熙寧時已有殘缺尤文簡公所謂在三館中得之一
半斷爛不可讀乃從葉石林氏借得鈔本補足可知版本之
亡久矣傳錄相承差誤日益脫落殘缺莫之或正噫古之所
謂小學者乃今爲絕學可慨也哉淮陰吳山夫玉搢氏喜習
六書學家貧不能致書嘗借鈔於諸相識中寒暑靡間哀然
成帙人或有過而笑之者山夫不顧也予來淮之二年始得
與之交有厚契時相過從間出是書相賞曰是得于吳郡薄
君自昆者因其游裝匆促分遣諸弟子鈔錄其中錯譌脫落
殆倍于原書時方從事金石存卒卒未暇正也予亟假閱情
人錄成適得汲古閣所鐫宋本說文解字是真徐鉉所校本

卷二十二

序

九

也相與校勘字櫛句比疑竇乃生闕者補之譌者正之裨益
之功蓋得十之三四至如楚金所述譌而無從正者仍之意
同而文有小異者兩存之經傳雜呈丹鉛並進累旬而竣工
乃序是書所得之由并附一隅之說如此試以質之山夫知
不免邯鄲之誚也

字林考逸序

任大椿

唐六典載書學博士以石經說文字林教士字林之學閱魏
晉陳隋至唐極盛故張懷瓘以爲說文之亞今字書傳世者
莫古於說文玉篇而字林實承說文之緒開玉篇之先字林
不傳則自許氏以後顧氏以前六書相傳之脈中闕弗續夫
玉禾琤樹至寶也雲雷之觚丁辛之卣貴器也藏而忽散苟
旦旦而購之物物而積之其復也雖未必稱其藏也而纖悉

足珍矣余於字林亦同斯志爰是參覈典墳兼及二藏音義
鈎沈起滯積累歲年遂成八卷綴集旣竣復綜論之昔人謂
字林補說文之闕而實亦多龔說文爾雅釋天釋文謂震字
林作震而不知說文原作震五經文字謂字林以謚爲笑聲
而不知說文原以謚爲笑聲于此見字林本集說文之成非
僅補闕而已乃其補闕又非一端有說文本無而增之者如
五經文字所云祧禰逍遙是也有說文本有而文各異體者
如說文作蜡字林作蜡說文作玼字林作嵬是也至說文載
古文籀文李燾疑爲呂氏增益後人因而附入豈知叔重原
書本合古籀不待增益封演爲呂氏更按羣典搜求異字撰
爲字林然則忱所補者書非一體後人未必專取古籀收系
許氏此其說未精究者也余爲是編蒐羅散佚忱書體例略
見于茲諸家異說多所考鏡然而載籍極博耳目易窮未克
求諸六合之外而先失諸跬步之間補遺正誤是又俟諸博
識君子矣

漢隸字原攷正序

錢塘

丁君小疋以所著漢隸字原攷正一書屬予爲叙且曰我於
是書未暇悉據說文之指刊定其是非自愧所言甚淺未足
以示後奈何予曰是固無庸深也文字之興數千年古惟有
篆而已一變而有隸再變而有今之俗書隸之視篆體制不
同故義例亦異篆之用員員則曲直全半無改而不得其宜
隸之用方方則不宜曲而宜直不宜半而宜全故篆之字有
變爲隸而不復成形者則假借以通之假借之涂旣啟于是
悉破篆文謹嚴之例而惟其所用其始也本無其字而姑用

他文其繼也本字尙存而以他文代者幾於不可致詰蓋惟其聲之同而義固可勿問焉矣然而猶愈于俗書者其時去古未遠淺夫庸儒創撰一切無義無例之字尙未出其所假借者不越乎漢世通行之隸書而未嘗有晉宋齊梁間一字入其中是以好古之士有取焉非取其盡合于篆也取其不至大悖乎篆而已矣校是書者刊其傳寫之異於石刻可也不則刊其傳寫不誤而誤釋之者亦可也若篆本爲某字而隸譌爲此字正漢人假借之文何必一一而刊之哉且今經典之文雖遭後人改竄而沿漢人之舊者亦不少矣今能以其不合于篆而一一刊之乎將以復古而先蹈改經之咎未見其可也是書之不必盡刊何以異焉蓋近世有據說文以校是書者或且震以爲二徐林罕郭忠恕之儔予謂此直

卷二十二 序

十一

一識字之人能之耳彼之爲此所以求此名也然以之論篆則可以之論隸則非矣君之書固適得乎隸之誼例也而何病于淺也哉丁君曰善夫子之論隸也其卽以爲我書叙遂書於篇端

字體辨譌序

沈起元

余先大夫之外祖父莊谿王先生嘗著說文論正爲書數萬言先生常言自詞章訓詁之學興而大學廢自制義之學興而小學廢子弟束髮受書惟事摩聲襲貌弋科名爲務無論聖賢教人爲學之道置不復問卽經文字畫懵不加考終日讀書不識六義八體爲何物卽謂之不知書可也書成未及梓里中宋子蔚如一見驚喜手繕訖乃歎坊本四書謬訛貽誤後學不少宗其說爲字體辨譌蓋自篆而籀自籀而隸自

隸而楷有屢變而不失其宗者得蔚如是書使人知偏旁點畫有毫不可苟者蔚如之爲功於小學切矣蔚如奇士也少孤母孀居終身不娶以奉母家貧日坐市肆營什一肆中障小屏書滿其案市者至趨出爲市市已卽隱屏讀書嚴寒溽暑終夜不輟初借書以讀貨稍餘則購書已而書略備而於僻書未刻書尤好之重之窮晷繕錄卒乃爲里中書藪士大夫求書及書肆所無必如蔚如是訪蔚如初未從師久乃通大義於水利興廢典故沿革儒先語類明季遺事尤珍重考核昔年牧令脩鎮洋縣志顧行人引致纂脩實多所訂正今蔚如老且病無後所購書行散佚余因序辨譌一書而並及之使後之人知吾州有宋蔚如其人也蔚如名賓王

隸八分辨序

卷二十二

序

十一

厲鶚

新安方子君任作隸八分辨或以爲方子有志於古之道者也曷不觀馬鄭王許諸儒之會通發濂洛關閩諸賢之壺奧以勒成一書而先從事於此乎曰此卽方子有志於古之道之一端也道載於文文散於事古者保氏之所教學童之所習莫不晰其形聲以通知天下之事而昌黎亦云爲文宜略識字字莫古於古文大篆其詳不可得聞矣莫備于小篆隸八分皆自秦時叔造以迄於今予嘗謂始皇雄材大略不獨設郡縣築長城爲千古無窮之利卽其有功于文字亦千古不易之軌則也李斯作小篆程邈作隸王次仲作八分三體本自判別後世自歐陽永叔洪景伯吾子行諸公誤以八分爲隸由不知隸卽今之正書而八分取義亦未之講也善乎蔡文姬之言曰割程邈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

分故謂之八分而隸與八分之辨已如列眉矣方子博極羣籍援引富而評駁精畱心游藝之學何莫非形而上者之所寓歟吾友金冬心處士最工八分得漢人筆法方子曾求其書孝經上石以垂永久用暴秦之遺文刊素王之聖典方子眞知所從事而衛道之心至深且切也夫

六書論自序

戴震

自昔儒者孰有不出於小學乎哉六書古人之小學也周官保氏掌之以教國子司徒掌之以教萬民而大行人所稱論書名聽聲音又屬瞽史分職專司故其時儒者治經有法不歧以異端後世道闕小學不脩古文絕于嬴氏佐隸起於獄吏三倉急就之流肆意省改漢興百餘年始徵小學之士令說文字未央廷中光武時馬援上疏論文字之譌謬及賈侍

卷二十一

序

三

中脩理舊文許叔重從受古學撰說文解字則在安和已後今考經史所存漢時之言六書也馳爲三說一見周禮注引鄭司農解一見班孟堅藝文志其一則許氏叙說文解字書首頗能詳言之班鄭二家雖可以廣異聞而綱領之正宜從許氏厥後世遠學乖罕覩古人制作本始謂諧聲最爲淺末者後唐徐鍇之疎也以指事爲加物於象形之文者宋張有之繆也謂形不可象則指其事不可指則會其意意不可會則諧其聲者諸家之紛紊也謂轉聲爲轉注者起於最後於古無稽特蕭楚諸人之臆見也蓋轉注一條殆二千餘年莫能援古而知其義矣六書也者文與字之綱領而治經之津涉也載籍極博統之不外文字文字雖廣統之不越六書綱領旣違譌謬日滋故考自漢已來迄于近代各存其說駁

別得失爲六書論三卷凡所不載智者依類推之以拾遺補
藝將有取乎此也

漢魏音自序

洪亮吉

古之訓詁卽聲音易說卦曰乾健也坤順也論語曰政者正
也基之爲始叔向告子周枏之爲耗梓慎言于魯又若王制
刑者例也例者成也展轉相訓不離初音漢儒言經咸臻斯
義以迄劉熙釋名張揖廣雅魏晉以來聲類字詁諸作靡不
皆然聲音之理通而六經之旨得矣許君爲說文解字字各
著聲覽而易明斯爲至善又通其變爲讀若聲近之言則逵
嚴詁字之精杜鄭說經之例義或不可同而音皆轉相訓亦
其善也蓋有定者文也無定者聲也卽一字一聲而讀又有
輕重緩急古今風土之不同如台之爲吾吾之又爲我伊之

卷二十一

序

古

爲而而之復爲爾也古人音聲清故爲台爲伊中世稍轉則
爲吾爲而後人口語重則爲我爲爾以及旄之讀爲繆閱之
讀近鴻則急氣緩氣之分秦呼卷爲委齊呼卷爲武則齊人
秦人之別若一以孫炎沈約以後之音例之則重讀者不能
輕急讀者不容緩台伊遞降旣淆今古之聲委武隨方又攢
齊秦之語反語出而一字拘于一音四聲作而一音又拘于
一韻而聲音之道有執而不通者焉是以里師授讀俗士言
詩皆執音韻之書以疑天籟越客適秦魯人入蜀又泥聽聞
之素以訝方音由聲音之道不明欲合輕重緩急之讀爲一
音強東西南朔之聲出一口也夫求漢魏人之訓詁而不先
求其聲音是謂舍本事末今漢魏音之作蓋欲爲守漢魏諸
儒訓詁之學者設耳止於魏者以反語之作始于孫炎而古

音之亡亦由於是故以此爲斷焉又嘗考之漢廷諸儒精研
聲訓厥惟許君而康成次之許君之義均見說文外又有注
淮南王書今不傳惟道藏中淮南鴻烈篇二十八卷尙題漢
南閣祭酒許慎注或當有據然世所盛行之本則皆題漢涿
郡高誘注今考許君之注有涪入誘注中者或本誘採用許
君之說後人遂誤以爲誘也今略論之淮南王書勅其肘高
誘注勅讀近葺急察言之又霖者扣舟高誘注今沅州人積
柴水中搏魚爲霖皆與說文之說同此類尙多以是知許君
之注有涪入誘者矣康成注易詩書三禮及易緯乾坤二鑿
度等皆有音讀今考漢書音義有鄭氏薛瓚云是鄭德晉灼
云北海人不知其名按漢書高帝紀肝貽注鄭氏音貽怡武
帝紀蛇邱注鄭氏蛇音移郊祀志推終始傳注鄭氏音亭傳

卷二十一

序

五

而史記集解皆作鄭元漢書揚雄傳祛靈螭注鄭氏祛音怯
而文選注亦作鄭元是漢書音義所稱鄭氏蓋康成居多故
晉灼亦曰北海人也其間有出于鄭德者如高帝紀方與注
音房預之類集解亦別標出之裴駙劉宋時人必非無據是
康成又或爲漢書音義世所不及知矣今以許鄭二君之說
參校又各有異同許君云豐从豆象形而康成儀禮大射儀
注云豐其爲字从豆曲聲今考曲不成字不當爲聲康成蓋
誤以象形之字爲諧聲也許君云櫛从木執聲而康成考工
記注云櫛讀如涅从木執省聲今考執本可作聲不必從熱
省許君云裘古文作求而康成詩箋云裘當作求聲相近故
也今考裘求本一不必改字合此數條疑許君之說爲長矣
蓋許君生及東漢之初親從賈逵衛宏等問受其于西漢諸

儒張敞劉向揚雄鄭興等不啻親承提命其學既專故其說獨博而諦又非他儒之所可及也今編次仍從說文舊部而以所無者附見于後或說文所有而後復譌爲他字者則注云某字本某字不移其部若傳譌已久則亦各從其部正附兩列焉其後儒以反語改漢人之音者亦置不錄以非其舊也排比闕失成于六旬演贊前後斷爲四卷書成值乾隆四十九年歲在闕逢執除長至日爰付之梓庶幾諧聲故讀復厥舊音反語四聲此爲前導云爾

古韻標準序

羅有高

古無韻字江氏言韻者通俗文也顧炎武因晝光遠之云明韻之爲均引唐書楊攸傳曰夫旋宮以七聲爲均均言韻也又引楊慎曰李善注傳毅舞賦注繁欽與魏文帝牋林引樂

卷二十二

序

六

汁圖徵曰聖人往承天以立五均均者六律調五聲之均也鶡冠子曰五聲不同均晉灼注子虛賦曰文章假借可以叶均予嘗攷之經典傳注及舊史言均其義卽今俗韻字義者蓋不止此先鄭注周禮成均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大司樂主受此成事已調之樂後鄭注乃奏黃鐘歌大呂云以黃鐘之鐘大呂之聲爲均者黃鐘陽聲之首大呂爲之合注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云六者言其均皆待五聲八音乃成也尙書疏堂上之樂皆受笙均堂下之樂皆受磬均國語泠州鳩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攷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百官軌儀韋昭注云均者均鐘木長尺有弦繫之以均鐘者度鐘大小清濁也漢大予樂官有之後鄭注大司樂云以中聲定律以律立鐘之均疏中聲謂上生

下生定律之長短度律以律計自倍半而立鐘之均均卽是應律長短者也後漢書天子常以日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暑景候鐘律權土灰放陰陽冬至陽氣應則樂均清景極長黃鐘通土灰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景極短麤賓通土灰重而衡低進退于先後五日之中八能各以候狀聞章懷注引薛瑩書大常樂丞鮑鄴言移風易俗莫善于樂樂者天地之和不可久廢今樂官但有太簇皆不應月律可作十二月均各應其月氣隋書音樂志漢樂宮縣有黃鐘均食舉太簇均又引荀勗論三調爲均首者得正聲之名雅樂以宮爲本歷十二均而作又云周武帝時有龜茲人蘇祇婁善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有七聲調有七聲以其調校勘七聲冥若符合就此七調又有五巨

卷二十一

序

七

之名且作七調以華言譯之巨者謂均也其聲亦應黃鐘太簇林鐘南呂姑洗五均以外七律更無調譯遂因其所捨琵琶弦柱相引爲均推演其聲更立七均均之見于舊文者大略如此後鄭注大司樂不從先鄭已成之事已調之樂之說而引董仲舒五帝之學之說不知五帝之學之爲成均也名也已成之事已調之樂則其義也何爲而不從之也古者成均之教莫詳于樂理性情順道義莫精于樂感天地天神地祇人鬼揅變地產莫神于樂樂終而德尊莫盛于樂始入學而學樂及其成也亦必于樂焉論語曰成于樂是也故樂之調得專名樂之義也後人謂均爲調故七均後爲七調韻之爲言猶調之云也若然則均之爲韻非俗師妄造則傳寫承譌也夫小學六書經軌之根柢政教之權輿訓詁指歸爾雅總

其鈐鍵形體孳益說文詳之惟有音道自成均古法不傳樂器散缺眞解殆絕至於韻學一端在古誠爲醜醜黃小受詩當卽通曉音部而後世老生大儒蒙繆不省因襲固陋不能復古否則私智穿鑿疑誤後來愈無譏矣六朝諸子精究今韻具有倫次而頗惜其不兼存古讀是以秦漢以前有韻之文顛沛割裂不復成章若夫三經三緯古樂體質謳歌依之以永言金石依之以諧聲邕好德之根莖立中和之基始而乃遷就方土膠泥夙見轉益聳牙何能通導性靈興發蹈舞故顧氏音學五韻之功於是爲大江氏因之撰古韻標準宣決顧氏之蔽匡正闕失易氣平心求其是當厥事尤偉間有一二未允而爲有高耿耿之明所及知者竊附論諸本書各韻之委哲人覽之或可取裁乎莊周曰萬物皆種也以不同

卷二十二

序

文

形相嬗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是說也其談韻之至精者乎司馬遷曰神生于無形成于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神使氣氣就形形理如類有可類或未形而未類或同形而同類類而可班類而可識聖人知天地識之別故从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情核其華道者明矣是說也其談韻部之至精者歟知斯二說者可絲叶韻而得律呂之情可絲析韻而通制樂之道予觀江氏書其論韻有微詣焉蓋庶幾乎知此者其書可貴也

周秦名字解故序

王引之

名字者自昔相承之詁言也其所用者不越方俗之恒而義相比附文相注釋三代詁訓於是乎存疏通而證明之學者

之事也夫詁訓之要在聲音不在文字聲之相同相近者義每不甚相遠故名字相沿不必皆其本字其所假借今韻復多異音畫字體以爲說執今音以測義斯於古訓多所未達不明其要故也今之所說多取古音相近之字以爲解雖今亡其訓猶將罕譬而喻觸類而長焉爰考義類定以五體一曰同訓予字子我常字子恒之屬是也二曰對文沒字子明宛字子惡之屬是也三曰連類括字子容側字子反之屬是也四曰指實丹字子革啟字子閻之屬是也五曰辨物鍼字子車鱸字子魚之屬是也因斯五體測以六例一曰通作徒字爲都偃字爲於之屬是也二曰互注籍字子禽亢字子籍之屬是也三曰辨譌虔字爲黔高字爲克之屬是也四曰比例得字子玉貽字子金之屬是也五曰合聲徐言爲成然疾

卷二十二 序

九

言爲旃之屬是也六曰雙聲結字子期達字子姚之屬是也訓詁列在上編名物分爲下卷眾著者不爲贅設之詞難曉者悉從闕疑之例上稽典文旁及謠俗亦欲以究聲音之統貫察訓詁之會通云爾至于解釋不明援引鮮當大雅宏達其有以教之矣

序

校刻逸周書序

謝 壩

周書本以總名一代之書猶之商書夏書也自漢以來以所傳五十八篇目爲尚書而於尚書所載周書之外以七十一篇者稱之爲周書而別之劉向以爲孔子刪削之餘第漢志載周書七十一篇卽列於尚書之後而總繫之以辭則究未嘗別之於尚書之外也至隋志始降列雜史之首以爲與穆天子傳俱汲冢書然漢志未嘗列穆傳則其非出自汲冢可知不當牽合愚嘗玩其文義與尚書周時誥誓諸篇絕異而其宏深奧衍包孕精微斷非秦漢人所能彷彿不第克殷度

卷二十三

序

邑爲龍門所引用也明堂見於禮記職方載在周官其文雖小異要不足爲病而箕子月合想卽洪範呂覽所傳之文周史所記載者也惟其闕佚旣多又頗有爲後人驛入者篇名亦大率俗儒更易必有妄爲分合之處其序次亦未確當如大匡爲荒政第四卷王在管時不當復以名篇且文內大匡中匡小匡意不可解時訓似五行傳諡法與史記正義大同殷祝雜出殷事與王會篇末成湯伊尹語皆爲不類若太子晉一篇尤爲荒誕體格亦卑弱不振不待明眼人始辨之也愚謂是書文義酷似國語無疑周末人傳述之作其中時涉陰謀如寤傲之歎謀泄和寤之記圖商多行兵用武之法豈卽戰國時所稱太公陰符之謀與時蓋周道衰微史臣掇拾古訓以成此書始於文武而終于穆王厲王也好古之士所

宜分別觀之立乎千載以下讀千載以上之書而猶執篇目之多寡以繩之豈不誤哉

校刻韓詩外傳序

趙懷玉

漢志韓詩內傳四卷外傳六卷故三十六卷說四十一卷隋志歷有內外傳內傳益以薛氏章句爲二十二卷外傳析爲十卷今內傳已佚間散引於諸書嘗欲仿朱子之意寫爲一書卒卒苦未能就若外傳篇目合之隋志則固居然足本也自明以來屢有鈔本惟虞山毛氏較善而譌脫亦復不免旣取數本參校其別見諸子與此相出入者亦疏證于下譌者正脫者補義得兩通者並列焉蕪學壘漏無以自信未敢示人也歲戊申餘姚盧弓父先生來主吾郡講席洽聞舉遺日以表章周秦兩漢之書爲事丹黃讎勘一字弗苟過從之暇

卷二十三

序

偶及是書先生出手定本見示嚴核博綜略無遺憾乃取向所參校者改竄而增益之於是未敢自信者藉可質之於世矣間嘗思之當漢之盛燕趙間好詩言詩者實由韓生毛公趙人其原未必不由韓氏鄭康成亦先通韓詩故注周禮禮記與箋詩頗異然則毛鄭固皆出於韓而人乃退韓而尊毛鄭隋唐之際韓詩尙存已無能傳之者厭故喜新數典忘祖蓋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或曰是謂內傳言之至外傳則多雜說且不合經義子何好之深也夫爲詩首忌固哉告往貴知來者三百之陳初無達詁一隅之舉可以例餘徒案迹而議性情是猶閉埕而欲觀天地之大也班書言嬰推詩人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後人顧嘗其不合詩意何哉特是外之云者與內固殊大醇小疵所在而有雖大理之號偶誤漢官阿谷

之辭或出後世要之觸類引伸不謬乎主文譎諫讀者苟知
抉擇以歸勸懲謂之引詩證事可也卽謂之引事明詩亦可
也

尙書大傳序

盧見曾

漢濟南伏生著尙書大傳四卷鄭康成爲之注案伏生傳尙
書授同郡張生及千乘歐陽生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
子始昌始昌授族子勝爲大夏侯勝傳從兄子建爲小夏侯
由是今文尙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之學立於學官訖東
漢末相傳不絕及晉永嘉之亂三家並亡考漢書藝文志伏
生所傳經二十九卷傳四十一篇鄭康成序謂章句之外別
撰大義劉子政校書得而上之其篇次與藝文志合卽今大
傳是也此書元時尙存前明未聞著錄嘗歎山東大師伏生

卷二十三

序

三

冠于漢初康成殿于漢末而大傳一書出自兩大儒此吾鄉
第一文獻也曩畱心訪求近始得之吳中藏書家雖已殘闕
然五行傳一篇首尾完具乃二十一史史志之先河也三家
章句雖亡而今文之學存此猶見一班爲刊而行之并附康
成集于卷末俾後之求漢學者知所考焉

尙書大傳考纂序

沈彤

余自少治尙書於孔蔡傳義外旁及者十餘家旣念尙書之
有傳自伏生尤見重於羣儒凡二千年之撰述多所援引惜
其本散亡而不得尙論焉執友烏程董君訥夫有才子壑之
亦以伏生所爲大傳書最古而罕完乃日隨所讀書考而纂
之旣成編訥夫因示余而屬題其首余反覆周覽知大傳之
爲功於尙書實大也夫尙書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道以垂

訓來哲固有百篇伏生所謂傳乃特其四之一顧二帝三王治道之不見尚書者往往載焉雖閒有駁雜傳會僅可資後學之參稽然其論道經邦制度文爲之損益果出於二帝三王而粹且精者亦足爲治天下者之所宗則大傳之爲功於尚書不旣大乎然非有鑿之之考纂其孰從而讀之而論之而用之則考纂之爲功於大傳亦豈小也抑大傳乃條舉尚書事辭采他籍爲之申證若韓詩外傳者流經語與傳語本各並具今此書並具者誠多而不具傳語獨具其經不具經語獨具其傳或語雖並具而不倫且重出者亦皆有之蓋鑿之考纂於羣儒撰述之中隨其所采而采焉故其體非一也鑿之性靜敏少承尊甫學於經註異說能折其中纂此書輒審定於尊甫歷十年乃成云

卷二十三

序

四

重刻大戴禮記序

盧見曾

大戴禮十三卷向不得注者名氏朱子嘗以爲鄭康成亦以其精核有似之者然其間有引鄭說及郭象孫炎之言唯王深甯斷以爲北周盧景宣所注景宣名辯本傳云以大戴禮未有解詁乃注之其兄景裕謂之曰昔侍中注小戴今爾注大戴庶纂前修矣然今所傳唯二十四篇有注其餘十五篇無注朱子亦謂其不可曉則在宋時本已然矣此書篇第或闕或重頗亦爲後人所更易如明堂之制本卽在盛德篇中魏李謐著論梁劉昭注續漢志及唐杜氏通典皆如此今又別出明堂篇第六十七非也其他如投壺公冠等篇皆錯亂難讀學者病之余家紹弓太史於北平黃夫子家借得元時刻本以校今本之失十得二三注之爲後人刊削者亦得据

以補焉又與其友休甯戴東原震泛濫羣書參互考訂既定而以貽余夫以戴書盧注經千百年後復有與之同氏族者爲之審正而發明之其事益有非偶然者因亟授諸梓獨惜侍中小戴注不傳但散見于諸經注疏中昔朱子嘉東漢諸儒說禮甚有功而以侍中爲稱首安得更爲之搜輯次比之以傳乎

大戴禮記補注序

阮元

今學者皆治十三經至兼舉十四經之目則大戴禮記宜急治矣夏小正爲夏時書禹貢惟言地理茲則言天象與堯典合公冠諸侯遷廟豐廟朝事等篇足補儀禮十七篇之遺盛德明堂之制爲考工記所未備孔子三朝記論語之外茲爲極重曾子十篇儒言純粹在孟子之上投壺儀節較小戴爲

卷二十三

序

五

詳哀公問字句較小戴爲確然則此經宜急治審矣顧自漢至今惟北周盧僕射爲之注且未能精備自是以來章句溷淆古字更舛良可慨歎近時戴東原庶常盧紹弓學士相繼校訂蹊逕漸闢曲阜孔編修與軒乃博稽羣書參會眾說爲注十三卷使二千餘年古經傳復明于世用力勤而爲功鉅矣元從編修之嗣昭虔得觀是書編修之弟廣廉付刻元爲序之元鄉亦曾治是經有注有釋鄙陋之見與編修間有異同今編修書先行元寫定後再以質之當世治經者

家語疏證序

陳鱣

今世所傳家語十卷凡四十四篇王肅注昔人多疑之而未
有專書同郡孫頤谷侍御作疏證六卷斷爲王肅僞撰余讀
而歎曰詳哉言乎猶捕盜者之獲得真贓矣案漢書藝文志

家語二十七卷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唐書藝文志王肅注家語十卷其卽師古所言今所有與班史所志皆劉向校定古人以篇爲卷今本四十四篇校漢志增多十七篇吾友錢君廣伯頗疑漢志所稱二十七篇卽在今四十四篇中且以尙書之二十八篇爲證余竊以爲不然尙書孔傳及家語俱王肅一人所作尙書二十八篇漢世大儒皆習之肅固不敢竄改唯于僞增之篇并僞爲孔傳以逞其私至於家語肅以前儒者絕不引及肅詭以孔子二十二世孫猛家有其書取以爲解觀其僞安國後敘云以意增損其言則已自供臆狀然而肅之自敘首卽以鄭氏學爲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夫敘孔子之書而先言奪鄭氏之學則是傳會古說攻駁前儒可知矣又自敘引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卷二十三

序

六

談者不知爲誰多妄爲之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一字張衛人也攷鄭注論語牢弟子子牢也肅之所爲談者卽指鄭氏夫論語記弟子不應稱名漢白水碑琴張琴牢判爲二人安得牽合若此邪馬昭去肅未遠乃于家語一則曰王肅增加再則曰王肅私定斯言可爲篤論余固學鄭氏之學者然非好爲附和黜王尊鄭益嘗平心讀其書而決之耳因校閱家語疏證特書此以諭廣伯且質諸侍御幸有以教余焉

十學薪傳序

呂泰

曩余事九溪子授晁景迂易式李鼎祚集解黃黎獻卦德統論略例易數鈎隱圖葉少蘊書傳張子韶尙書詳說許叔重說文董道詩故吳才老詩補音劉執中中義林奇卿周禮綱

曰撫說陸德明經典釋文衛正叔集說余研悅五載通其說
辭歸後二年質張君佩瑜劉君海峰程君戢園知九溪子學
未盡再往受業授程泰之易原書譜呂芸閣禮記解張忠甫
古禮釋文識誤李宏範法言註音義卒業復授杜氏孔氏范
氏何氏孫明復氏劉敞氏劉仲修氏春秋卒業復授杜少山
王燭寶典甘石孤經統宗賈子明時令集解旁及歷代方輿
疆域書其諸測圓履方杪忽皆闡洞九章一以周思載湯若
望衷斷利瑪竇之太弱爲宗子太息曰先聖先師之道盡是
平未也雖吾未知矧子也道懸虛器學據實得夫學知易處
難處易持難持易措難措易行難行易成難弗克成也爲其
可成以傳後世傳道若傳薪火滅薪傳薪傳道不敝余默識
終身逮遊越遊閩見梨洲氏三經微旨禮易要辨易禮會通

卷二十三

序

七

石齋氏三易洞璣往往昭合而於咸於萃於井則與洞璣別
其音義迺取京氏積算條例陸秉氏意學朱載堉氏樂書李
希才氏梅氏算書糾挾紕妄旅羈金華遂辨正房審權義海
撮要鄭東卿疑難圖解唐大衍厯開禧立成三厯洞元黃應
屋天象義府將行而聞九溪子計山頽木萎吾將安仰昔者
徐直方氏李伯平氏朱壽之氏家宗陶氏重相屬比歲鄭君
炳也顧君震滄程君綿莊王君琴德朱君幼梁猥相推迺甄
綜昔學于九溪子而敬述之子志也蓋統究先聖先師之訓
詰義蘊以達於心之精微始知道原於天明行于人肇羲文
迄周孔燦矣備矣道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賅萬殊而一貫易
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言道之統宗也
孔子曰吾學夏殷禮杞宋存而文獻不足徵也又曰文武之

道未墜于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言道之支條也是故道備於人成於學學之不講吾憂也天地定位道行其間百姓與知聖人能學然後體道成道河洛騰文神聖順則觀玩彌綸與時偕極體用無內外祖述分異同丁孟京田別于先荀劉馬鄭辨于後河北宗王氏之注江南判十餘家孔穎達特識貫通持擇漢魏而三易尊陽康成輔嗣無歧旨諸儒泥鄭立異此未解也孔子刪書斷自唐虞知來知微紕于魯秦爲帝王無加爲典常無愆以昭瀆則以信戒慎往者蔡邕書歐陽夏侯古文孔安國爲註而馬鄭莫窺皇甫謐載之帝紀至劉焯劉炫崇信之華略失中并疑皇甫是爲尊馬鄭平疑經乎此未解也后稷公劉肇跡五三之盛文謨武烈光熙鼎運之初積累而興陵遲而變近取殷鑒切陳

周衰故與尙書春秋表裏毛鄭之學大行晉宋已得綱維而鄙儒何允舒瑗妄肆附竊甚至改經此未解也禮原於天殺于地節文于百爲郁郁乎文辨難聚訟昔大小戴各自分門王鄭各自異註南北支派涇渭殊流徐遵明博通精審準則經文不苟同異挈其體要欲過康成而熊安不守師承轉引扈說不與雍瓊抉滯轉病遵明賈公彥謂九皇六十四氏皆有官歷稽唐虞夏殷周瞭如指掌乃以七可疑五不可信十三斷闕之說致疑周公致太平之書此未解也古言春秋家雖祖鄭興與所志約達微臧指事著實而已故凡說春秋家雖必引端竟委無取絜彼例此自分發傳之三體爲情之五例而文變而義殊夫體例觸類可長須枝葉從其本根而義理殊途揚鑣豈方圓通乎鑿柄杜預謂一字褒貶數句成言非

如八卦之爻可以錯綜爲六十四而賈景伯許惠卿尙引公穀以生同異不知左氏侍聖杜氏傳左以叩指歸此未解也先聖稽古端重授時差忒不明百度失理自古以降雒下闕之尺何承天之儀器僧一行之鉤衡執天心而寅天工前聖起質無歧焉史家不明厯法晉宋天文五星非次焉問其餘唐宋元明天官間用泰西不識循古九章之義且左傳國語具徵觀象人動天隨忽先忽後昭于符契是以京房馳奏言過著龜理在地天之通其法仍準宿躔分次劃野爲荊縮氣驗候故孤經曰一妄履象應光一妄動象應兆一庶民戕生象流形俚儒分推步占驗爲兩學此未解也漢魏郡國疆域已多注釋舛互南北分合割據尤增紀載牽附開寶熙寧綱羅訂證元和郡國太平寰宇欲求志實綱舉目遺曾分兩界

卷二十三

序

九

之名未舉三條之要近吳人顧炎武爲宅京記繼見顧祖禹方輿紀要謂其有體要而毀所記乃取顧氏書甄采之其命意標新而爲圖則山名川號多失步伍祖禹謂履蹈五嶽余不敢信古人之未經此未解也書契以來權輿六書以章經典學官弟子宮禁黃門咸通小學陸璣詩疏綴珠連冊董彥遠謝啟編玉連行並關傳箋之疏通問資金石之按勘近世士夫習陋畏古罔明音義既昧轉借之訓詁或述偏旁之部分指元經爲鑿空訝雅箋爲臆見罔稽來厯率成著作小用多杌隉之譏大逞羅專用之咎此未解也爰述子學其類目分別爲十類各列例欲明其不得已之辨例多者至數十條例先於書類終各系小序標其大旨書終則序其述學源流若茲一易二書三詩四禮五樂六春秋七天文八地理九算

術十說文統名十學薪傳從校定者門人楊中行袁熙載章
堅中行從余謁九溪子袁熙載章堅私淑于余者也乾隆戊
辰孟冬朔日新建呂泰青陽甫白序

五禮通考自序

秦蕙田

蕙田性拙鈍少讀書不敢爲詞章淹博之學塾師授之經循
行數墨恐恐然若失也歲甲辰年甫逾冠偕同邑蔡學正宸
錫吳主事大年學士尊彝兄弟爲讀經之會相與謂三禮自
秦漢諸儒抱殘守缺註疏雜入識緯輻輳紛紜宋史載子朱
子當日嘗欲取儀禮周官二戴記爲本編次朝廷公卿大夫
士民之禮盡取漢晉以下諸儒之說考訂辨正以爲當代之
典今觀所著經傳通解繼以黃勉齋楊信齋兩先生修述究
未足爲完書是以三禮疑義至今猶藟迺於禮經之文如郊

卷二十三

序

十

祀明堂宗廟禘嘗饗宴朝會冠昏賓祭宮室衣服器用等先
之以經文之互見錯出足相印證者繼之以註疏諸儒之軾
悟訾議者又益以唐宋以來專門名家之考論發明者每一
事一義輒集百氏之說而諦審之審之久思之深往往如入
山得逕榛蕪豁然又如掘井逢源溢然自出然猶未敢自信
也半月一會問者難者辨者答者迴旋反覆務期愜諸己信
諸人而後乃筆之箋釋存之考辨如是者十有餘年而哀然
漸有成帙矣丙辰通籍供奉

簡佐秩宗奉

命校閱禮書時方纂修會典

天子以聖人之德制作禮樂百度聿新蕙田職業攸司源流
沿革不敢不益深考究丁卯戊辰治喪在籍杜門讀禮見崑
山徐健菴先生通考規模義例具得朱子本意惟吉嘉軍賓

西禮尚屬闕如惜宸錫大年相繼祖謝乃與學士吳君尊彝陳舊篋置抄胥發凡起例一依徐氏之本並取向所考定者分類排輯補所未及服闋後再任容臺徧覽典章日以增廣適同學桐山方宜田領軍見而好之且許同訂宜田受其世父望溪先生家學夙精三禮翻籤往來多所啟發并促早爲卒業施之劄氏以諗同志德水盧君抱孫元和宋君懋庭從而和之戊寅移長司寇兼攝司空事繁少暇嘉定錢宮允曉徵實襄參校之役辛巳冬爰始竣事凡爲門類七十有五爲卷二百六十有二白甲辰至是閱寒暑三十有八而年亦已六十矣顧以蕙田之謫陋遭遇

聖明復理舊業以期無瘵厥職而已至於朱子之規模遺意未知果有合焉否也是爲序

卷二十三 序

明堂大道錄序

諸錦

著述莫難於經三禮尤難之難也錦讀學士半農前輩禮說歎其於十三經注疏之外原始于蒼雅說文金石碑版出入于逸經子史旁及于天文鐘律方術本艸小說虞初凡先秦古書未彫未誤之本靡不鉤蹟索隱抉心執權貫串奧博精深卓乎 聖朝之鴻編經解之拔萃所謂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能道訓典以敘百物者學者匪獨不能爲亦不能解也今讀定字先生所著明堂大道錄禘說二書辨四廟七廟之制小記爲周初王制荀子爲晚周之記禮又禘之說周魯不同吉禘時禘名禘實禘方明爲六宗之位推所自始自朝日以迄獻俘皆本於明堂融洽戴德蔡邕之說而去取于孔安國鄭康成劉歆袁準諸家雖漢儒復起有喙三尺無以

相難也說者謂月令明堂禘祭原有成說何乃乖反徒取好異不知舉業則遵令甲說經則通漢儒果有發明爲禮經之羽翼者卽洛闔大儒亦所心許也獨是先生以經師人師困于諸生十試鎖闈報罷兩舉宏詞經學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名聲頰首鉛黃淹留過日而先生年亦已六十矣往者

上以本朝經學之書延訪錦于經史轉對之日曾以公之禮說及安溪相國詩所德清胡氏渭禹貢雖指經目進今又得公之子所著自硯溪先生以來素業三世不墜

聖天子按年省方南國翹材擢隱存歿與榮必有汲古尊經在

帝左右爲之上聞者當以惠氏之書爲拱璧矣然千秋絕學

卷二十一

序

七

并在一家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跡五相三公亦無以過也錦在都門親炙前輩之光輝久序定字之書并以爲當代讀書種子勸使學者知所祈鄉因連而及之如此

讀大學衍義補膚見序

盧文昭

前明胡端敏公前發寤王宸濠不軌事以罪去後事驗得雪復用于時人以是稱之至今而不知其侃侃正論有關于天下國家之大計者正多也公爲吾邑臨江鄉人其裔孫以公所著膚見二卷示余屬爲之序蓋公讀邱文莊大學衍義補而著其所欲設施者如此其中有云吾嘗于某疏中備陳之則此爲公登朝以後之書也嘗慨夫世之學者自爲秀才時卽專以決策發科爲念一旦得志推之無本而措之無術鮮不爲國家病夫士當其困窮里巷其於朝廷政事之得失容

或不能盡知若既已在其位矣於事有所不便令有所難行疾苦之所致禍患之所伏豈可以不知既知之則當思所以處之思處之則必取古人之良法美意而推擇用之然彼溺於富貴者既不足以語此其少欲有爲者又或囿於一偏之識不知通變之宜違古而失泥古亦失國家何賴焉若公此書或增成文莊之義以爲必可行或摘抉其弊以爲必不可行文莊之以微文見意與其所遷就而不敢言者公則一一引伸而別白之余讀公之書而歎公之識微知著其議論平正通達實過文莊遠甚何以明之史稱文莊性褊狹與劉健王恕不相能御史言事不合意輒面斥之公有是乎方大禮議起之時公家居持論頗與張璁桂萼合然終身未嘗與之比迨諸君子廷杖而公復上書諫其虛衷觀理庶幾可與其

卷二十三

序

七

中立而不倚矣且卽其書求之邱氏言敬大臣而公則以爲體羣臣亦當詳也邱氏極論周官安富之道而公則以爲今有司之爲富家役者亦多也邱氏欲以餘田準丁謂如是則丁不匿而公則以爲是教之使匿也邱氏旣知鈔法之不便而又欲強立一法以必其行公則以爲斷然不可行也邱氏有取於董搏霄運糧之法而公則以爲如其言百里當用三千六百人日遞米二百石實計人日運米五升五合餘耳奈何以爲便而取之殆未之思也至若宦官近習之弊在當時所宜救正者事孰大于此而邱氏無一言及之公獨危言正論一無所撓此尤爲人所不易及者余故以公爲過於文莊非私言也夫以公之通曉治體如此而於論治河也猶曰身未親歷未敢以爲必然其論西番也亦如是不諱其所不知

然則惟無言言則必明見其可行而後從而言之此豈與世之以冥冥決事者可同日而道哉學者讀是書當知古人仕學之不苟而求其所以用心雖處極盛之朝輒然思所以爲持盈保泰計者亦致不可忽也文莊之書世多有得是書輔而行之不益盡善而無弊乎書之以諭天下之留意於治道者

傳經表序

畢沅

六經權輿于孔子六經之師亦權輿于孔子易孔子十五傳至劉軼尚書家學二十一傳至孔晁詩魯十五傳至許晏毛十六傳至賈逵春秋經左氏十九傳至馬嚴公羊十三傳至孫寶穀梁十一傳至侯霸佗若今文尚書伏勝十七傳至王肅齊詩轅固七傳至伏恭韓詩韓嬰六傳至張就禮高堂生

卷二十三

序

西

六傳至慶成上自春秋迄于三國六百年中父以傳子師以授弟其耆門高義開門授徒者編牒不下萬人多者至著錄萬六千人少者亦數百人盛矣降自典午則無聞焉豈非孔氏之學專門授受逮孫炎王肅以後始散絕乎暇日宋綴羣書第其本末較正譌漏作傳經表一卷其師承無可考者復以通經表一卷綴之而通二經以上至十數經者咸附錄焉較明朱睦㮮授經圖 國朝朱彝尊經義考師承所錄詳實倍之益周秦漢魏經學授受之原至此乃備也

刊九經三傳沿革例序

任大椿

宋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經義考載在羣經類明張萱謂宋相臺岳珂家塾本與九經總例相同今考是書凡分六類曰字畫曰注文曰音釋曰句讀曰脫簡曰考異蓋合家塾所藏

二十三本反覆翻校而成是編珂深於經訓深思而詳辨之其決擇是非能會經文上下語義而證之以注疏釋文然後求之於諸本異同覃思旁訊妙悟瑩徹匪僅以校本之多見該博也其中精義甚多姑以所見略舉數端珂謂王制藉而不稅釋文藉在亦反借子亦反則知春藉田之藉與助者藉也之藉皆當從在亦反近世學者因藉借之義多有讀孟子藉字爲去聲殊不知借字古亦是入聲以上考說文借从人昔聲則子亦反本借古音也禮部韻略于昔韻借字下注云取者入聲與者去聲藉助之藉乃正是取者入聲也宋庠周語補音藉田之藉無論經註皆音在一反廣韻藉地之藉狼藉之藉兩收禍昔二韻惟耕藉之藉與藉助之藉廣韻作藉則獨收昔韻是其古音只有在亦反一讀也藉借二字並是入聲

卷二十三

序

古

音訓復相近故借或通作籍史記季布傳少年多時時竊籍與藉通其名索隱曰藉亦子亦反又郭解傳以軀藉籍本人報

仇師古曰藉亦借助矣借本子亦反借通作籍亦子亦反可知二字古音皆不讀去聲珂謂孟子藉字不當讀爲去聲明

于古音者也珂又謂書牧誓庸蜀羌髻微盧彭濮人注云羌在西蜀叟疏誤以西蜀叟爲句漢時先零罕羌正居析支渠

搜之地所謂賜支河首卽禹貢之析支也以此正之羌在西

者爲一句蜀叟者孔傳以叟字解蜀字也以上今考逸周書

王會解渠叟以訛犬渠搜作渠叟莊子寓言篇釋文搜搜木

又作叟是搜通作叟珂以蜀叟之叟爲渠搜之搜極爲有據

後漢書注以叟兵爲蜀兵華陽國志武都郡有麻田氏使據

方言使卽叟也又曰大種曰昆小種曰叟此叟種類隸在蜀

微珂謂孔傳以叟字解蜀字其義甚精珂又謂書泰誓注吉人渴日以爲善凶人亦渴日以爲惡疏以渴作竭釋文渴若曷反音爲饑渴之渴考之周禮渴澤用鹿渴其列反則渴字亦有竭音說文渴邱葛反盡也則音飢渴之渴其字亦有竭義注所謂渴日猶言盡日也剛文考說文漱欲飲也从欠渴聲苦葛切渴盡也从水曷聲亦苦葛切然則說文本以漱爲飢渴字別以渴爲渴竭字音雖同而訓則異渴以竭爲義乃本字本訓也公羊隱四年傳不及時而日渴葬也注云渴喻急也渴訓爲急與訓爲竭義可互證珂從疏義以渴日爲渴日體會最確珂又謂春官龜人西龜曰鼯屬北龜曰若屬注左倪鼯右倪若釋文鼯力胃反又如字考疏則云左倪鼯者爾雅云左倪不類不類卽類一也右倪若者不若卽若也如

卷二十三

序

其

以疏義下文不若卽若證上文不類卽類一語疑鼯當讀爲類從力胃反崇胃字卽胃字之誤耶剛文攷今本釋文力胃反乃作力胃反崇珂所見獨爲誤本乎抑或校今本者因珂此說遂改胃爲胃耳要可證其說之精也珂又謂曾子問夏后氏三年之喪旣殯而致事殷人旣葬而致事而注中周卒哭而致事一句獨與國本大書爲經文曰周人卒哭而致事視經文復添一人字以三代之禮並言之未爲非也及考舊監本注周字乃作則字如此第言夏殷而不及周人今皆從舊不敢改也例文考此節正義釋注曰知周卒哭致事者以喪之大事有三殯也葬也卒哭也夏旣殯殷旣葬後代漸遠以此推之故知周卒哭也據疏義則周卒哭而致事句決非經文若爲經文疏又何必云以此推之故知周卒哭耶惟經

文但著夏殷之制而不及周鄭氏特從夏殷推廣而知之耳
與國本誤注作經珂之不從與國本而改舊本深合疏義至
舊監本周之作則義不可通蓋既殯致事夏制也既葬致事
殷制也卒哭致事周制也若改周字爲則字則卒哭致事不
知指何代之制矣珂云不敢改者謂不敢以舊監本則字改
定本周字耳珂又云喪服小記除殯之喪其祭也必元注殯
無變文不縛諸本多作縞惟與國本及釋文作縞及攷之疏
則曰除殯之喪卽從禫服是文不繁縛也今從疏及釋文上
例考此節注文據疏讀之殯無變爲句文不縛爲句元冠元端
黃裳而祭爲句冠字之上諸若縞字誤作縞字則是云文不
縞矣成何義耶故當以珂說正之也珂又謂鄉大夫正歲合
羣吏攷法于司徒以退各憲之於所治之國既妄添一之字

卷二十三

序

七

又以國字屬上句俗本多與此同及攷諸善本並無之字而
字自屬下句越本注疏於所治之下且入注大段如此則
愈足證矣例考經文各憲之於其所治之國疏云各憲之
於其所治則孔疏所據之本乃至治字爲句並無之字亦不
下連國字蓋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不及邦國不得
云所治之國也珂謂之字乃後人所添誤以國字屬下句證
之疏義而愈明又經文大詢于眾庶句疏云國有大事必順
於民心故與眾庶詢謀據此則大詢二字上明有國字又下
文國有故與此文國大詢於眾庶語義正同皆指國之大事
也珂謂國字與大詢連讀既合疏義又與上下句法一例至
康成注大詢者云云又鄭司農云大詢于眾庶皆從大字起
句不連上國字則後人於經文所治二字下既添之字以國

字屬上句遂并非本句注內國字盡刪之耳皆可以珂說正之也珂又謂孟子滕文公章草尙之風必偃注云尙加也草而加以風必偃諸本多以論語草尙之風必偃遂以尙爲上例文考趙岐孟子章句上字明作尙字注曰尙加也偃伏也以風加草莫不偃伏也上之作尙章句實其明證他如小宰贊玉幣爵之事謂玉字當作王字與太宰贊玉幣爵不同蓋太宰贊玉幣爵上文有贊王牲事明贊玉幣爵贊王之玉幣爵也小宰職卑不獲贊王牲事而與贊幣爵之事上文未有王字故以王幣爵言之亦明其贊王也注所謂從太宰助王其義甚明珂此說於經文字句體會義例至精至確不待旁引曲證而自明矣是編向無刊本今特梓而行之俾讀經者知所從事亦庶幾知經之不易讀也賈昌朝羣經音辨毛居正

卷二十三

六經正誤雖稱綜覈然求其離精而摘髓則較是書爲不逮矣

羣經宮室圖序

阮元

焦君里堂作羣經宮室圖二卷凡九類曰城曰宮曰門曰屋曰社稷曰宗廟曰明堂曰壇曰學爲圖五十篇皆于眾說分蹟羣言咀嚼之際尋繹經文而折衷之圖所不能詳者復因圖爲說以附于後其所見似狃而適得夫經之意也其所解似新而適符乎古之制也嗚呼用力可謂勤矣顧其書往往異于先儒之舊學侶或致疑焉余以爲儒者之于經但求其是而已矣是之所在從注可違注亦可不必定如孔賈義疏之例也歛程易田孝廉近之善說經者也其說考工戈戟鐘磬等篇率皆與鄭注相違而證之於古器之僅存者無有不

合通儒碩學咸以爲不刊之論未聞以違注見譏蓋株守傳注曲爲附會其弊與不從傳注憑臆空談者等夫不從傳注憑臆空談之弊近人類能言之而株守傳注曲爲附會之弊非心知其意者未必能言之也元向有考工記車制圖解其說亦頗異于鄭君今得里堂此書而鄙見爲不孤矣圖中新定路寢之制吾友凌次仲移書爭之元謂里堂所抒者心得也次仲所持者舊說也昔許氏爲五經異義而鄭君駁之何氏爲公羊墨守而鄭君發之究之各成其是於叔重邵公無損也里堂以藁本寄都示元元學殖甚荒落無以益里堂聊書平昔之所見者而歸之里堂其以余說爲然乎否耶

經籍叢詁序

王引之

訓詁之學發端于爾雅旁通于方言六經奧義五方殊語既

卷二十三

序

九

略備于此矣嗣則叔重說文稚讓廣雅探賾索隱厥誼可傳下及玉篇廣韻集韻亦頗蒐羅遺訓而所據之書或不可考且舊書雅記經史傳注未錄者猶多至於網羅前訓徵引羣書考之著錄家罕見有此惟舊唐志載天聖太后字海一百卷諸葛穎桂苑珠叢一百卷新唐志載顏真卿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白古字書韻書未有若此之多者意其詳載先儒訓釋是以卷帙浩繁而惜乎其書之已逸也曩者戴東原庶常朱笥河學士皆欲彙集傳注以示學者未及成編吾師雲臺先生欲與孫淵如編修朱少河孝廉其成之亦未果及先生督學浙江乃手定體例逐韻增收總彙名流分書類輯凡歷二年之久編成一百十六卷展一韻而眾字畢備檢一字而諸訓皆存尋一訓而原書可識所謂握六藝之鈐鍵廓九

流之潭奧者矣夫訓詁之旨本於聲音揆厥所由實同條貫如周南關雎篇左右芼之傳訓芼爲擇後人不從而不知芼芼聲近義同左右芼之之芼傳以爲擇猶田芼蒐狩之芼白虎通以爲擇取爾雅芼舉也亦與擇取之義相近召南甘棠篇勿剪勿拜箋訓拜爲拔後人不從而不知拜與拔聲近而義同也邛風柏舟篇不可選也傳訓選爲數後人不從而不知選算古字通朱穆絕交論作不可算也鄭注論語何足算也以算爲數正與此同義也新臺篇籛條不鮮箋訓鮮爲善後人不從而不知爾雅鮮省二字皆訓爲善正是一聲之轉且下云籛條不殄殄讀曰腆其義亦爲善也小雅采芣篇六日不詹傳訓詹爲至後人不從而不知詹之爲至載之爾雅乃古之方言是以方言亦云楚語謂至爲詹也曲禮急繕其

卷二十三

序

字

怒鄭讀繕爲勁後人不從而不知繕之爲勁乃耕仙二部之相轉猶辨秩東作通作平秩平平左右亦作便蕃左右也學記術有序鄭注云術當爲遂聲之誤也後人不從而妄改爲州而不知術遂古同聲故月令審端徑術注云術周禮作遂也若乃先儒訓釋偶疏而後人不知改正者亦多有之如易屯六二女子貞不字陸績訓字爲愛已覺未安至宋耿南仲誤讀女子許嫁笄而字之文遂以字爲許嫁更不可通不如虞翻訓爲妊娠之善也堯典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傳訓烝烝乂爲進進以善自治頗爲不辭不如蔡邕九疑山碑讀以孝烝烝爲句且依廣雅烝烝孝也之訓爲善也臯陶謨萬邦作乂禹貢萊夷作牧雲夢土作乂史記夏本紀皆以爲字代作字文義未安不如用詩駉篇傳訓作爲始之善也禹貢

岵夷既略傳謂用功少曰略乃望文生義不如訓略爲治之善也康誥遠乃猷裕乃以民寧傳讀猷字爲句而訓猷爲謀不如斷猷裕爲句而用方言猷裕道也之訓爲善也詩邶風定之方中篇匪直也人檜風匪風篇匪風發兮匪車偈兮小雅小旻篇如匪行邁謀箋並訓匪爲非不如用左傳杜注訓匪爲彼之善也王風中谷有推篇曷其濕矣傳箋並解爲水濕與曷字之義相反不如讀濕爲曝用通俗文欲燥曰曝之善也魏風陟岵篇行役夙夜無寐傳以爲寤寐之寐不如讀寐爲沫而用楚辭注沫已也之訓爲善也小雅南有嘉魚篇烝然罩罩烝然汕汕傳依爾雅云罩罩筐也汕汕櫟也不如說文訓爲魚游水貌之善也菁菁者莪篇我心則休釋文正義並以休爲美不如用國語注休喜也之訓爲善也北山篇

卷二十三

序

三

我從事獨賢箋以爲賢才之賢不如毛傳訓賢爲勞之善也菀柳篇無自暱焉傳訓暱爲近與無自瘵焉之文不類不如廣雅暱病也之訓爲善也都人士篇序衣服不貳從容有常鄭訓從容爲休燕不如緇衣正義訓爲舉動之善也大雅緜篇曰止曰時箋訓時爲是與曰止異義不如訓時爲止之善也卷阿篇有馮有翼傳云道可馮依以爲輔翼不如訓爲馮馮翼翼滿盛之貌爲善也民勞篇無縱詭隨傳云詭人之善隨人之惡以曼韻之字而上下異訓不如讀隨爲謂而訓爲詭譎之善也雲漢篇昊天上帝則不我虞箋訓虞爲度文義未允不如訓爲有與助之善也月令養壯佼正義以佼爲形容佼好與壯異義不如訓佼爲健之善也桓十一年左傳且月虞四邑之至也昭六年傳始我有虞于子杜注並訓爲度

不如訓爲望之善也宣十二年傳董澤之蒲可勝既乎杜訓
既爲盡不如讀既爲暨用標有梅詩傳暨取也之訓爲善也
襄二十五年傳馮陵我做邑不可臆違杜訓臆爲度違爲盡
不如訓爲盈滿之善也後之覽是書者夫鑿空妄談之病而
稽于古取古人之傳注而得其聲音之理以知其所以然而
傳注之未安者又能博考前訓以正之庶可傳古聖賢著書
本旨且不失吾師籙是書之意與

卷二十三 序

三

本旨且不失吾師籙是書之意與

唐王之沐安者文非前冬前而以王之德何傳古聖賢著書

論千古刈古人之傳注而得其聲音之理以知其所以然而

不取此爲盈滿之善也後之覽是書者夫鑿空妄談之病而

稽于古取古人之傳注而得其聲音之理以知其所以然而

傳注之未安者又能博考前訓以正之庶可傳古聖賢著書

序

史記志疑序

錢大昕

太史公修史記以繼春秋其述作依乎經其議論兼乎子班氏父子因其例而損益之遂爲史家之宗後人因踵事之密而議草創之疏此固不足以爲史公病或又以謗書短之不知史公著述意主尊漢近黜暴秦遠承三代於諸表微見其愾秦雖并天下無德以延其祚不過與楚項等表不稱秦漢之際而稱秦楚之際不以漢承秦也史家以不虛美不隱惡爲良美惡不掩各從其實何名爲謗且使遷而誠謗則光武賢主賈鄭名儒何不聞議廢其書故知王允褊心元非通論

卷二十四

序

但去聖浸遠百家雜出博采兼收未免雜而不醇又一人之身更涉仕宦整齊畫一力有未暇此又不必曲爲之諱也自少孫補綴正文漸淆厥後元后之詔揚雄班固之語代有竄入或又易今上爲孝武瀾失本真今所傳裴張司馬三家文字不無互異轉寫鉅刻譌踳滋多校讎之家迄無善本私心病之久矣仁和梁君曜北生于名門搗染家學下帷鍵戶默而湛思尤於是書專精畢力据經傳以駁乖違參班荀以究同異凡文字之傳譌注解之傳會一一析而辨之從事幾二十年爲書三十六卷名曰志疑謙也河間之實事求是北海之釋廢箴盲兼而有之其在斯乎至於斟酌羣言不沒人善臣瓚注史廣搜李應如蘇范甯解經兼取江徐泰邵分之未足爲珍合之乃成其美洵足爲龍門之功臣襲集解索隱正

義而四之者矣

校正史記月表序

王元啟

史記月表因秦楚之際世短變繁難以年計故十八王皆以始王之月爲一月其先已立國如趙歇齊市燕廣魏豹韓成止承前月爲數并不書一月蓋以厯月多少別其享國之久近非謂始王之月每歲必改稱一月也今表于丙申建卯之月西楚衡山九江雍燕五王皆書二年一月前此二世一統書年子嬰爲王卽不書年惟義帝曾爲天下共主故於爲懷王之十三月書年卽帝位之寅月書年至丙申十月被弒卽不書年十月之朔義帝猶在漢未一統亦不書年五國書年似乖史法且以一月代正月則不辭謂五國獨改卯月爲歲始則非實又張耳以十一月王趙英布以七月王淮南歲以

卷二十四

序

二

十一月七月爲一月稱名尤不順惟漢封韓王信在二年十一月是年有後九月適足十二月之數故于漢三年十月特書二年一月較爲近理然已不免自亂其例故今于俗本所書二年一月悉改十三年一月悉改二十五庶不謬史公本旨他若二世三年九月齊表田假走楚下有楚趨齊救趙田榮以假故不肯書字當列後九月楚殺假乃出兵之上今列前九月乙未十二月楚表八月下當有諸侯尊懷王爲義帝八字今列義帝元年一月下是爲錯簡其錯簡之重出者若二世二年十二月陳涉死楚魏二表並列三年端月齊表多添項羽怨田榮分齊爲三國十字是年六月趙表添張耳從楚西入關七字是皆後文之錯見於前者漢王出滎陽在三年六月表于四年四月復書之是前文之複衍於後者

又加乙未十二月齊表項羽怨榮下衍殺之二字漢三年十月趙表漢滅歇下衍立張耳三字英布王淮南張耳王趙皆在漢之四年五年正月復衍淮南國趙國等字悉宜刪去至脫訛字及舊註舛繆處則隨事覈正不能殫述若夫諸表經緯之度前後不同隨時分合史公具有深意如世表以世爲經然自黃帝以下有顓倍堯舜夏殷周諸屬爲緯則兼列縱橫二格自帝世以下有經無緯則至殷代帝辛之亡凡更三十八帝止用縱格直書至周武王伐殷又有魯齊等十一國爲緯則仍列縱橫二格然而王朝所占分數獨寬取其便于記事故不與諸國一例六國年表始皇既并天下更無他國可書則其後皆用直書月表前列秦楚項趙齊漢燕魏韓九國其後項羽立十八王并義帝西楚凡二十今表義帝下別

卷二十四

序

三

餘一空格總計橫格二十一考漢表河南下留一空格爲漢五年別置長沙國地史表但取格中有空卽書故列長沙于河南屬漢爲郡之後其說別見漢興以來諸侯年表或欲用十二侯表之例燕下虛列一格爲後吳壽夢以下作地亦得然多添格數似非史公本意又自田榮擊殺田市田安之後三齊當併一格欣翳降漢臧荼殺廣之後須減去塞翟遼東三格義帝既滅楚項當併一格殺邯虜豹之後雍魏二格須減去三年十月之後常山代二格須減去十二月後并須減去九江一格張耳王趙當并趙代爲一格擊殺田廣之後并須減去二齊至二月王信仍并三齊爲一格五年十二月後減去臨江一格正月韓信徙楚漢并三秦三齊通七國爲一格凡此總期無失史公本旨要于原次無更惟九江改封淮

南衡山爲其屬郡中間不宜間以臨江一國三秦併漢塞翟最先不宜爲雍所隔考前項梁之起在武臣王趙之後表取楚項地比易合爲一特爲先項後趙今倣其意列九江於衡山之上降雍於塞翟之下當亦史公所許因見後代史表字數必拘一例首行既定後雖有經無緯亦必局書一格之中以致曳白累幅觀者厭之余于三代世表六國年表見史公剪裁鏘隨宜變化之方月表前半楚爲四分齊爲三分關中爲四分燕爲二分魏爲殷分韓爲河南其由少分多之法史公蓋自言之後半獨不能由多改少是謂不充其類輒意爲斟定如左舊本傳刻甚多今故不復重列止錄考定今文世有好學深思之士當不至罪其妄作云爾

漢書正誤序

錢大昕

卷二十四 序

四

予年二十有二來學紫陽書院受業於虞山王良齋先生先生誨以讀書當自經史始謂予尙可與道古所以期望策勵之者甚厚予之從事史學由先生進之也先生歸道山四十餘年仲子愚谷郡丞將以漢書正誤四卷付剞劂屬予校勘循環讀之如見當日下帷抱槧丹黃是正之勤焉夫孟堅書懸之日月而不刊者也自漢訖隋名其學者數十家小顏集其成而諸家盡廢學者因有孟堅忠臣之目以予平心讀之亦有未盡然者班氏書援引經傳諸子義蘊闕深文字或與今本異小顏旣勒成一書乃不取馬鄭服何之訓詁校其異同則采證有未備也嘗讀水經注引應劭如淳臣瓚等說有甚精覈者而小顏未之引又如告爲皞姬爲怡皆秦漢古音乃狃于近習輒有駁難則決擇有未精也裴注史記所引漢

書音義蓋出于蔡謨本而小顏多襲爲已說且其叔父游秦撰漢書決疑史稱師古多資取其義而絕不齒及一字則攘善之失更難掩也宋儒好講史學於是有三劉氏吳氏刊誤之作然劉書既無全本吳雖博洽往往馳騁而不要其歸本朝則何義門陳少章兩君於是書考證最有功先生與少章子和叔交最善故于二家之說多有采取其云正誤者正小顏之誤也所徵引必識其名不欲掩人之善也此書出當駕三劉與吳而上之予故接聞先生緒論者謹識梗概如右

漢書人表攷序

梁玉繩

班漢人表創例也范氏列女傳言班固著漢書八表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詔固妹曹大家昭成之復詔馬融兄續踵成其書唐劉知幾史通遂稱人表馬續撰宋晁公武讀書志疑

卷二十四

序

五

製自班昭然隋志云建初中班固奏表及紀傳十志未就固卒後命大家續成說又不同按敘傳曰篇章博舉通于上下略差名號九品之序述古今人表第八是科段並出固手昭特覆更綴輯爾前哲每議此表以爲妄作如史通表厯品藻諸篇宋鄭樵通志序呂祖謙大事記解題羅泌路史後紀王觀國學林明楊慎升庵集人表論皆競相彈射少所推嘉故欽玩者鮮其實褒貶進退史官之職始三皇以迄嬴秦聖仁智愚不勝指數馬遷旣未能盡錄班氏廣徵典籍蒐列將及二千人存其大都彰善戒惡準古鑒今非苟作者開元時韓祐續之猶見收于唐志矧本表朗垂久遠又何譏焉錢宮詹嘗謂予云此表用章儒學有功名教觀其尊仲尼于上聖顏閔思孟于大賢弟子居上等者三十餘人而老墨莊列諸家

咸置中等書首祖述夫子之言論語中人物悉見于表而他書則有去取詳列孔氏譜系儼以統緒屬之孟堅具此特識故卓然爲史家之宗不獨文章雄跨百代而已余甚服膺斯語惟是定以三科區分尙易別以九品確當爲難臺釐之差誠所不免而屢經傳寫紊脫尤多元序有崇侯張晏謂有嫪寺宋重修廣韻公字注有齊大夫公幹士字注有士思癸通志氏族略有司禡拘而今俱無之斯疏脫之驗也元序桀爲下愚學林引表亦在九等張晏謂田單魯仲連藺相如第五寺人孟子第三史通謂陽處父第四士會高漸離第五鄧三甥荆軻第六鄧祁侯秦舞陽第七俱與今異斯紊次之驗也若標序譌復時代乖違均由乎此然則豈盡班氏之咎哉余勘校各本摭采羣編缺不敢補誤不敢改爲攷九卷附載別

卷二十四

序

六

稱媿未能該備問涉隱奧莫寤以俟學覽之君子

新斟注地理志序

錢 坵

秦始皇二十六年兼併六國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曰河東太原上黨三川東郡潁川南陽南郡九江長沙泗水薛郡碭郡鉅鹿邯鄲齊郡琅邪會稽漢中蜀郡巴郡隴西北地上郡九原雲中雁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南海桂林象郡以內史爲宰制首善之區不爲郡後又略取閩中置閩中郡秦敗南海三郡爲趙佗所得閩中爲亡諸所得故漢初郡國入版圖者雖仍秦三十六郡之舊而邊境或不及焉高帝二年分秦內史置渭南中地河上三郡改項羽殷國爲河內三川爲河南分長沙置桂陽郡三年置常山郡四年以黥布王淮南國彭越王梁國改邯鄲爲趙國王張耳置沛汝南二

郡五年以盧縮王燕國置武陵郡六年以從父帝賈王荆國弟交王楚國置江夏涿郡平原千乘豫章廣漢定襄七郡九年并渭南中地河上三郡復爲內史十一年以子友王淮陽國十二年改荆爲吳以兄子濞王吳國置魏郡終高帝之世析置郡國更有清河渤海東萊東海信都泰山中山七郡凡改國者三增置者二十六其河東太原上黨東郡潁州南陽南郡鉅鹿齊郡琅邪漢中蜀郡巴郡隴西北地九原雲中雁門上郡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遼西薛郡長沙凡二十七郡如故又十一年罷東郡頗益梁罷潁川郡頗益淮陽者因立子恢爲梁王友爲淮陽王也然淮陽立二年卽徙趙梁立十六年亦徙趙而志不言改置疑當時徑以二郡益益二王實未除二郡之目徙國之後仍復還漢故不致詳焉高后

卷二十四

序

七

元年改薛郡爲魯國王張偃其餘如故孝文二年以趙幽王子辟疆王河間國齊悼惠子章王城陽國興居王濟北國十六年以辟光王濟南國賢王菑川國卬王膠西國熊渠王膠東國以淮南厲王子賜王廬江國凡置國八孝景二年內史分左右以子闕王臨江國彭祖王廣川國四年徙汝南非王江都國中六年以梁孝王子明王濟川國彭離王濟東國不識王濟陰國定王山陽國又中二年置北海郡凡置郡國亦八孝武建元六年開夜郎置犍爲郡元朔二年收河南地置朔方郡四年置河西郡元狩元年置陳留郡二年以故匈奴休屠王地置武威酒泉郡六年置臨淮郡元鼎三年置天水安定郡四年置宏農郡以常山憲王子平王真定國商王泗水國六年以故匈奴昆邪王地置張掖敦煌郡分桂陽置零

陵郡定西南夷置越雋牂柯武都沈黎文山郡定越地置南海鬱林蒼梧交趾合浦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元封二年平西南夷未服者置益州郡分淮南故鄣地置丹陽郡三年平朝鮮置元菟樂浪臨屯真番郡征和二年以趙敬肅王子偃王平于國凡置郡國三十六又元朔元年置蒼海郡三年旋罷天漢四年罷沈黎郡又元符元年除淮南國爲九江郡二年改衡山國爲六安國三年改江都國爲廣陵國元鼎元年除濟東國爲大河郡凡改置郡國又四又大初元年分內史爲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是爲三輔孝昭始元六年取天水隴西張掖郡各二縣置金城郡先一年臨屯真番儋耳三郡皆罷本紀又言元鳳五年罷象郡分屬桂林牂柯然自高帝以來象郡地爲夷蠻所據孝武于其處置日南郡並未別著

卷二十四

序

八

象郡之稱未知其何所指也孝宣本始元年改膠西國爲高密國五鳳二年復平于國爲廣平國甘露元年改大河郡爲東平國三年復廣川國爲信都國凡更改者四又地節元年改楚國爲彭城郡黃龍元年復故三年省文山郡并蜀孝元初元三年罷珠崖郡孝平元始二年立代孝王元孫如意爲廣宗王江都易王孫宮爲廣世王廣川惠王曾孫倫爲廣德王司馬彪郡國志鉅鹿郡有廣宗縣當卽如意之所封酈元水經注渦水東逕廣鄉城北圜稱曰襄邑有蛇邱亭故廣鄉矣改曰廣世當卽宮之所封廣德則卽丹陽黟縣惟廣德四年卽絕廣宗廣世王莽篡位以後始除是時莽又譯諷諸羌獻地置西海郡而志皆不別出蓋漢世增建郡國自昭宣以下無足道者志以元始二年冊籍爲斷故定郡止八十三國

二十以孝武所置司隸校尉及十二部刺史監之亦云十三部也司隸校尉部監三輔宏農三河凡七郡豫州刺史部監潁川沛汝南梁魯凡三郡二國冀州刺史部監魏鉅鹿常山清河趙廣平真定中山信都河間凡四郡六國兖州刺史部監陳留山陽濟陰泰山東郡城陽淮陽東平凡五郡三國徐州刺史部監琅邪東海臨淮泗水廣陵楚凡三郡三國青州刺史部監平原千乘濟南北海東萊齊菑川膠東高密凡六郡三國荊州刺史部監南陽江夏桂陽武陽零陵南郡長沙凡六郡一國揚州刺史部監廬江九江會稽丹陽豫章六安凡五郡一國益州刺史部監漢中廣漢武都犍爲越雋益州牂柯巴蜀凡九郡涼州刺史部監隴西金城天水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安定北地凡九郡并州刺史部監太原靈夏西河

卷二十四

序

九

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凡九郡幽州刺史部監渤海上下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元菟樂浪代涿廣陽凡十郡一國交州刺史部監南海鬱林蒼梧交趾合浦九真日南凡七郡秦時曰監御史初省孝武復之其十二部元封五年所置司隸則征和四年置也至孝昭始元元年又改司隸之河內屬冀州河東屬并州斯爲異耳紀載多端糾紛互起裴駟史記集解說秦三十六郡有鄣郡黔中攷秦本紀昭襄王三十年蜀守若伐取巫郡及江南爲黔中郡是黔中昭襄時郡名非始皇所置高帝本紀以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爲荆王以碭郡薛郡鄆郡三十六郡立弟文信君交爲楚王以膠東膠西臨菑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立子肥爲齊王秦無東陽鄆吳鄆及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諸郡皆

是楚漢之間諸侯王自爲割置非故立也不在三十六郡之列此集解之誤晉書地理志漢祖龍興置郡國二十二曰桂陽江夏豫章河內魏郡東海楚國平原梁國定襄泰山汝南淮陽千乘東萊燕國清河信都常山中山渤海廣漢涿郡汝河內本殷國故項羽本紀言立司馬卬爲殷王王河內都朝歌高帝不過復其故稱與改三川爲河南邯鄲爲趙荆爲吳同例不在分置之列且志明言增二十六又明言沛武陵二郡爲高帝置表明言荆淮南二王爲高帝立矣是置二十三之說非也又云文增厥九廣平城陽菑川濟南膠東膠西河間廬江衡山廣平孝武征和二年始置爲平千國哀帝建平三年爲廣平國孝文無此國也又云景加其四濟北濟陰山陽北海濟北孝文二年所置旋以王興居謀反國除孝景四

卷二十四

序

年徙衡山王勃王之非孝景所始文景分置郡國各八志云各六六字誤耳不然無此參差也又云武帝開越攘胡初置十七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牂柯越嶠沈黎文山犍爲益州武都零陵拓土分疆又增十四宏農臨淮西河朔方酒泉陳畱安定天水元菟樂浪廣陵敦煌武威張掖攷廣陵孝武以江都改名亦不在分置之列沈黎一郡隨廢孝武所置郡國三十六實爲三十五與所分三輔爲三十八志云二十八二字誤耳然不止三十一也此晉志之誤也通典秦制天下四十郡漢加六十三與秦合百三攷志仍秦舊制者二十六郡高帝改置者仍二十五郡國高后改置仍一國文帝改置者仍七郡國景帝改置者仍四郡國武帝改置者仍三十五郡國昭帝置者一郡宣帝改者四國凡

漢所改置者仍七十七郡國然秦本無四十郡之說也此又
通典之誤至于張守節司馬貞章懷太子李吉甫樂史諸家
及地形州郡隋唐以下諸史志有可爲本志發明者卽有顯
與本志分背者今或隨手互正勿具論也但志於內史下云
武帝建元六年分左右百官公卿表作景帝二年當從表於
張掖酒泉下云太初元年開武威下云四年開敦煌下云後
元元年分酒泉置與本紀皆不同當從本紀匈奴傳云單于
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昆
邪休屠王恐謀降漢使驃騎將軍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
并將其眾降漢是元狩二年事也又云是時漢東拔濊貉朝
鮮以爲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是元鼎六
年事也紀云元狩元年昆邪王降置五屬國以處之以其地

卷二十四

序

十一

爲武威酒泉郡元鼎六年遣浮沮將軍公孫賀出九原匈奴
將軍趙破奴出合居皆二千里不見虜而還乃分武威酒泉
置張掖敦煌郡與傳說皆合惟云西置酒泉郡誤耳賀以元
朔五年封南窳侯元鼎五年坐酎金失侯復以浮沮將軍出
九原破奴以元狩二年封從票侯元鼎五年坐酎金失侯後
一歲爲匈奴將軍攻胡無功並見本傳與紀亦合於丹陽下
云楚之先熊繹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史紀楚世家熊繹居
丹陽徐廣頴容並云在南郡枝江顧野王輿地志云秭歸縣
東有丹陽城周回八里熊繹始封也攷丹陽之丹陽元和郡
縣志以爲宣州當塗縣枝江則荊州縣秭歸則歸州縣也括
地志以下諸家竝主秭歸自熊繹啟疆五世至熊渠伐庸揚
越至于鄂爭長南服不應履蹟東圻故注水經亦有吳楚悠

隔縑縷荆山無容遠在吳境之議焉于河南中牟下云趙獻
侯白耿徙此獻侯所徙不應在鄭地中牟考春秋傳趙鞅伐
衛圍中牟是中牟爲衛地晏子春秋晏子之晉至中牟是後
爲晉所取與鄭南北相去絕遠於南郡臨沮下云漳水出荆
山東至江陵入陽水陽水入沔陽水注水經作揚水云水上
承江陵北注于沔漳水出臨沮縣于當陽縣東南百餘里右
會沮水東南逕長城東東南流注于江是陽水自入沔漳水
乃入江耳是皆志之誤又于廬江下云金蘭西北有東陵鄉
攷禹貢汶山道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
東迎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說者皆以巴邱當東陵以
彭蠡當匯按沱在今枝江縣澧在今華容縣九江今九江府
也過九江始得東陵不應反出岳州府之上且志明言在廬

卷二十四

序

五

江矣江自今望江東流二縣境始東迤北然則匯亦非彭蠡
也北江今經流江南江今吳松江中江自蕪湖縣下流逕高
淳溧陽廣德宜興入于震澤然則匯卽震澤耳于隴西氏道
下云禹貢養水所出東至武都爲漢于武都下云東漢水受
氏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于沮縣下云沮水出
東狼谷南至沙羨南入江東漢有兩原一原出氏道曰漾水
一原出沮縣曰沮水合爲漢水志于沮水下著過郡行里于
氏道下不復詳者明沮漢爲一也又于隴西西縣下云禹貢
嶓冢山在西西漢水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
白水卽墊江水西漢亦有兩原一出廣漢甸氏道徼外曰白
水東至葭萌入漢一出嶓冢山志東漢于沙羨入江西漢于
江州入江是二漢之分也證以禹貢嶓冢道漾東流爲漢證

以山海經嶓冢之山漢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沔證以水經釋禹貢山川地名嶓冢山在氐道南諸說知二漢本出一原亦猶漆水同出命山一流南入杜一流北入經俱得漆水之名駱水同出駱谷一流北入渭一流南入漢俱得駱水之名其例一耳漢氏道故縣在上邽下辨南北上邽之西南卽嶓冢下辨之東北亦嶓冢耳是澆水爲東漢正原而東漢亦出嶓冢無疑也論者見志以嶓冢專屬之西漢而不言氐道水所出之山遂疑禹貢之文與志不合注水經者以庾仲雍云漢水至關城合西漢水又云諸言漢者多云西漢水至葭萌入漢又以常璩云西原會白水逕葭萌入漢以下流通之而不知上流亦無二出焉漢中記曰嶓冢以東水皆東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是以俗稱嶓冢爲分水嶺今西漢出嶓冢西水

始西流東漢出嶓冢東水卽東流故易辨耳惟是水經以沮水爲東漢正原注又以河地故道等水屬之西漢乃顯與志義不符而後世因之迷惑是所不解者一也又今兩當略陽二縣之間凡水皆應入東漢而竝爲斜谷河所據其津通互亂不加關證其不解者二也又水經注有獻水卽庾仲雍所稱東西二漢之水今山坂糾雜莫肯究求其所不解者三也又地形志華陽郡有嶓冢縣又隋書地理志漢川郡有西縣俱云縣有嶓冢山隋西縣卽魏嶓冢縣在今甯羌州故葭萌縣地也而竝云有嶓冢山者是求東漢之原于氐道而不得遂移漢之西縣于葭萌之地又妄指其縣有嶓冢山通典因之亦謂嶓冢有兩山一在天水上邽一在漢中金牛金牛卽隋西縣後世通人咸爲所惑其不解者四也是東漢水之原

以禹貢山海經暨志而定以水經暨注而始譌以魏隋二志暨通典而大謬于金城臨羌下云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僊海鹽池有昆侖山祠考禹貢織皮昆侖析支渠搜王肅云昆侖在臨羌蓋互證言之僊海卽西海王莽所置西海郡在此注水經云今謂之青海臨羌今西甯府故城在府城西二百餘里十六國春秋前涼張駿酒泉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卽昆侖邱也周穆王見西王母在此有石室王母堂珠璣樓嚴飾若神宮此一昆侖也臨羌西北直酒泉幾七百餘里而云酒泉南山者山在今肅州東南二百五十里正在西甯府之西故得隸于臨羌耳于敦煌廣至下云宜禾都尉治昆侖障廣至在今肅州西沙州衛地此又一昆侖也然不言西王母國在此于河關下云積石山在西南河水出志無域外

卷二十四

序

古

之談故河水始于此凡此皆足以破歷代之疑增稽古之識者後人讀書卽爲迂遠者多乖信好拘守小言者又乏真知班氏之書洵能發揮六經垂示百代而折衷之家絕少辨折之士無聞坵資稟愚魯獨學寡羣猶思於二千年前探蹟索隱惟班氏之書于郡國縣道而外凡山川奇異都邑鄉聚祠壇雜祀三代別國土地往來世系本末戶口官市風俗因革罔不畢具論注之體要在先覈故實并發新義輸廣之術尤爲最宜約舉大綱蓋有八焉一曰攷故城柱頊注春秋酈元注水經每詳遺蹟而注水經按引京相璠列國地名闕駟十三州志采擇尤精又通典括地志史記正義後漢書注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等書所載故縣當備錄也二曰攷水道凡志云某水出某山入某水當以注水經條證之或有互異

改流必據辨也三曰攷山經郡縣每多改易水道歷有遷移
惟山則確乎不拔然古者水無定形山無定名水無定形而
有定名山無定名而有定形當以無定者證有定有定者證
無定彼此各證庶得其實凡志云在某縣南某縣北必以
本朝見在府廳州縣核表也四曰尊時制縣道地址亦以見
在府廳州縣核表也五曰正字音凡服虔應劭韋昭蘇林如
淳孟康晉灼鄭德包愷伏儼蔡謨諸人音讀皆相傳舊說當
具載也六曰改誤刊凡傳刻譌謬相沿脫落必校正補足也
七曰破謬悠凡顏籀所妄注妄改妄音之處必盡削使勿存
庶後人不疑惑也八曰缺疑闕凡所不知難求他助則闕之
也究此八義乃無悖班氏之旨班書惟郡縣名大書他則皆
以細字分注今則注進爲大字其分析語釋以次降格書之

卷二十四

序

五

便于閱也班書本爲第八卷次上下今畫一至十六爲卷玆
始于乾隆四十三年戊戌之歲以五十七年壬子之歲汗青
始竟若夫後世諒予苦心則同志曰友亦惟德爲隣矣

新校定熊方後漢書年表序

盧文昭

表者明也標名其事使著見也表而不明則有之庸愈於無
乎史之有表也創於子長而沿于孟堅其體例亦不盡同史
記功臣王子侯等表以帝之世統侯以侯之年繫帝或一帝
之世而子孫繼承或一侯之身而年數離析此則帝籍具在
故紀載可詳漢書則以侯之子孫世次爲序而承襲薨卒之
年多略焉得母遭漢中絕文書散亡雖欲如史公之例不可
得乎建武中興而後東觀史臣猶相祖述傳于今者乃獨有
范氏之紀傳耳志猶賴司馬紹統之書可補其闕至于表則

亡也久矣唐劉知幾著論以史之有表煩費無用讀者緘而不視嗚呼此其所以湮沒之易易與去之千載當宋南渡時有澧州參軍豐城熊方者以所爲後漢書年表十卷進于朝未聞所以可否之者史家亦不著錄吾友鮑君以文得宋梓本欲復開雕以裨補東漢史之遺闕既手自讎校又益以嘉定錢宮詹辛楣兄弟之覆審而復以示余余偕老友江陰趙君敬夫重加考覈粗訖功攜之入燕又攜之入晉奪于他事此書置几案間四閱歲矣今年正月兀坐精舍無應酬之煩自念此書若不及今整頓恐後精力益不支於是發憤爲之位置高下排比疎密一一皆經手定宮詹之意重戒更張卽余亦豈好爲改作者然熊氏草創之勞固不可泯而其舛牾之失亦不能爲之諱若復因循或轉致貽誤後人於是更定

卷二十四

序

六

其尤甚者數條與夫未是而猶仍其舊者皆著說于下以俟後之人取衷焉且令其體例略仿孟堅分封徙封皆大書之庶有子孫承襲者不致混然無別舊異姓侯中有同姓四人今俱已改正至建安中政由曹氏本不以漢宗之故疏恩凡舊置異姓者固可無庸別出熊氏本書惟據范史然亦尙有漏者至章懷注中所引若東觀記續漢書皆正史也又水經注一書酈氏就所沿厯詢訪遺封於年代亦不甚遼斯爲可信故亦間增一二其出于子孫譜謀若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之類咸不濫收斯則余損益之大指也其或前後尙有未能畫一者則因不欲過損本書之故閱者當可以共諒焉夫馬班之表可以補紀傳之所未及故其所繫爲尤重史通漫不加察從而致譏他人之緘而不視更復何責今此所補之表

則但因范史之成本本不可與史漢並然夫功狀事實予奪拜寵之班班具列者一覽可知既觀紀傳又及此書提綱挈要於是乎在論世知人不勞而得不誣古人不誤後人此余之所以兢兢致慎遲之久而始得以報鮑君也熊氏字廣居靖康中舉于鄉嘗名所居堂曰補史進此書不得命又進狀於朝乞命儒臣續古今人表噫此則過矣夫班氏之區別九品警警者不獨一知幾尙可以效尤乎想爾時雖不深責定一笑置之而已

後漢書補表序

盧文昭

宋儒嘗言讀史易令人心粗夫史非能令人粗人自粗耳則雖以之讀經亦何能免于粗也宋儒又每以博文多識比之玩物喪志故其于史也略識興亡之大綱用人行政之得失

卷二十四

序

七

而已自謂括其要矣其他典章制度因革損益之樊然具列者率無暇留意卽有所撰述亦不能通貫曉析事事合符其病皆由於謗謏拘拘不能廣搜博考以求其佐證而且專已自用不師古人其或時異勢殊有必不可以沿襲者而又不

能得變通之宜此而謂之爲粗其又奚辭向鮑子以文欲重雕宋熊方所補後漢書年表余爲之佐校訂而其書之舛漏殆不可枚舉首載同姓王侯表冠以因子追封之齊武王續魯哀王仲於史例卽不合念校書與自著書不同如欲盡加更正旣於熊氏之勤勤掇拾者大沒其剏造之勞且改之亦必不能盡善何也其規模之已定者不能易也勢不得不出於委曲遷就欲遂以爲完書也其可得乎故當時但卽因其書而略正之惟綴一二校語於下不相襍廁使人知爲熊氏

之書而已私欲別爲一書自愧力有未能也嘉定錢君晦之其學浩博無涯涘其思緒細密精識洞達治經而經通於周秦漢魏之書無不爬羅剔抉曩於都門欲請其所校書繕錄之會君南歸已餽潞河之舟不果未嘗不時往來于懷而思一觀之爲快也頃獲其所撰後漢書補表讀之非若熊氏之僅取材于范書陳志也凡山經地志金石子集之有會于是書者罔不網羅繚緝而其體例一依班氏之舊諸侯王子侯分爲二表功臣侯與外戚恩澤侯亦分二表視熊氏之但以同異姓爲別者較然明矣其不得不與班氏微異者班書百官公卿表前敘百官沿革若後漢則有司馬彪志百官已詳無庸復出故但云公卿表此又變通之得其宜者也凡熊氏所漏脫者悉考而補之於是此書乃始完善而無少遺憾

卷二十四

序

六

矣夫史莫重於表志而自漢東京以至於隋志尙間見之表則全闕表也者標也標明其義類使綱舉而目張馬班之爲是也亦兼以補紀傳之所未及今則年代懸隔古籍散亡如東觀記謝承華嶠之書皆不可復見惟卽舊史之齒傳者而蒼萃之然亦未嘗不增益於范書之外俾夫善讀史者更得參互攷證以資其聞見於凡政治之污隆職官之賢否一開卷而瞭如指掌以之爲津筏也可以之爲龜鏡也可余之所謝不能者而錢君優爲之見今板行諸史旣以續漢書志繫范書之後亦當以此補表并繫之於以配馬班而始無不完不美之憾此豈讀書略觀大意者之所能乎哉錢君之於史事其精確也如是況於治經乎特是予今雖欲盡發其所藏而已自傷毫及非復前日之尙可讀矣摩挲此編有餘慕焉

湖海文傳卷二十四

卷二十四

九



序

三國志補注序

洪亮吉

近時之爲史學者有二端焉一則塾師之論史拘于善善惡惡之經雖古今未通而褒貶自與加子雲以新莽削鄭眾于寺人一義偶杼自爲予聖究之而大者如漢景歷年不知日食北齊建國終昧方隅其源出于宋之趙師淵至其後如明之賀祥張大齡或并以爲聖人不足法矣一則詞人之讀史求于一字一句之間隨眾口而譽龍門讀一通而嗤虎觀于是爲文士作傳必倣屈原爲隊長立碑亦摩項籍逞其抑揚之致忘其質直之方此則讀史記數首而廿史可刪得馬遷

卷二十五

序

一隅而餘子無論其源出于宋歐陽氏之作五代史至其後如明張之象熊尙文而直以制藝之法行之矣夫惟通訓詁則可救塾師之失服虔等二十一家之注漢書是也亦惟隸故事則可救詞人之失裴松之注三國志之類是也余少讀道古堂集卽歎先生之學于史最深今合觀之先生之史學亦卒莫外乎訓詁及隸事二者若三國志補注之作則又繼松之而起者也雖然補注陳志矣又兼注裴注以事在晉宋以前不厭其詳也采諸家矣兼采及方志以事關故老之傳或轉得其實也亦間有仍古人之失而未及更正者如魏文帝紀葬首陽陵補注引通典云富平縣西有魏文帝陵今考文帝陵在偃師縣首陽山南其在富平者西魏孝文帝長陵也且因此可以證樂史及今通志之誤何則富平之西爲今

耀州圖經云耀州東至富平縣界十里則杜佑云長陵在富平縣西者是也寰宇記云在富平縣東南二十五里者樂史誤也若大唐山又在耀州西北七十里而通志云長陵在耀州西北大唐山者則又因樂史之言而誤也楚王彪傳黃初七年徙封白馬城補注云志稱七年徙封白馬而陳思王詩稱四年白馬王朝京師則當時未有此封宜稱吳王今考陳思王集云黃初四年五月白馬王任城王與余朝京師魏氏春秋亦載植是年還國贈白馬王彪詩植傳黃初四年徙封雍邱王則彪徙白馬亦當在此時傳言七年或誤也他如魏受禪碑之可以補魏紀之缺魏王基碑之可以糾本傳之疎而注不及者先生或未暇錄及金石乎夫小顏之注班史得失並陳二劉之於漢書瑕瑜不掩而重其書者尚一目之爲

卷二十五 序

二

功臣一稱之爲諍友又况先生此注足以救前二端之失而又兼有此三子之長者乎令子賓仁于先生身後刊刻遺書俾之流布則其能承家學可知余故不敢辭而序之

三國志辨疑自序

錢大昭

史有二體紀傳編年是也紀傳中有二體陳氏三國志李氏南北史之與諸史是也諸史中班史約而仍明略而勿陋敘事最爲肅括蔚宗史才已不逮古而自稱體大思精自古未有者蓋謝承華嶠司馬彪諸書並在范前取資既多用功益密又因而非創易於措辭也陳承祚之於三國疆宇鼎立地醜德齊兼之互相詆毀各自誇張斯其載筆誠難折中又列國雖有史錄多詳魏而略吳華曹而陋蜀其匯而修成一史者承祚爲創是以用力尤難乃能彙竇錄小說家之所有

條不紊類事無頗宜乎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才范頽等表稱辭多勸戒明乎得失有益風化而夏侯淳張華輩並相推重也表世期鳩集羣籍以注此書其所徵引於漢有華嶠謝承後漢書司馬彪續漢書張璠袁彥伯後漢紀劉艾靈帝紀獻帝紀袁思光獻帝春秋樂資山陽公載紀孔衍漢魏春秋習鑿齒漢晉春秋獻帝起居注獻帝傳於蜀有譙周蜀本紀王隱蜀紀孫盛蜀世譜於魏有王沈魏書吳人曹瞞傳郭頒魏晉世語孫盛魏氏春秋魏世譜魏世籍魚豢魏略陰澹魏紀母邱儉志紀魏武故事魏名臣奏於吳有張勃吳錄胡冲吳歷韋昭吳書環濟吳紀於晉有王隱虞預晉書千寶晉紀習鑿齒晉陽秋孫盛晉陽秋陸機晉惠帝起居注李軌泰始起居注傅暢晉諸公贊於地理有司馬彪九州春秋荀綽

卷二十五

序

三

九州紀虞預會稽典錄趙歧三輔決錄摯虞三輔決錄注常璩華陽國志王範交廣二州春秋王隱交廣記左思蜀都賦魏都賦庾闡揚都賦太康三年地記襄陽記於人物有皇甫謐帝王世紀高士傳逸士傳列女傳魏文帝列異傳王粲英雄記張隱文士傳葛洪神仙傳周斐汝南先賢傳張方楚國先賢傳陳壽益都耆舊傳陳術益都耆舊雜記蘇林陳留耆舊傳虞溥江表傳零陵先賢傳先賢行狀漢末名士傳魏末傳於官制有山濤啟事無名氏晉百官名志晉百官表褒賞令於祿書有顧愷之啟蒙注晉武帝中經簿荀勗晉中經簿張儼默記張華博物志東方朔神異記楊孚異物志千寶搜神記傅休奕傅子葛洪抱朴子袁準袁子劉向說苑新序衛恒四體書勢序殷基通語陸氏吳林應璩書林虞喜志林

司馬彪戰略應劭風俗通徐衆三國評孫綽評蔣濟萬機論
孫盛異同評異同禱記魏文帝典論決疑要注於文章有擊
虞文章志荀勗文章敘錄於別集有孔融高貴鄉公陳思王
植嵇康石崇潘岳諸葛亮姚信王朗傅咸張超等集於家傳
有王朗傅暢荀氏廬江何氏會稽邵氏等族又有杜氏新書
山濤行狀袁氏世紀裴氏家記陸氏世頌陸氏祠堂像贊於
譜牒有孫氏嵇氏劉氏王氏諸葛氏庾氏阮氏孔氏陳氏郭
氏崔氏諸譜於別傳有濟北王志鄭康成荀彧禰衡邴原吳
質劉廙任嘏孫資王弼嵇康華陀管輅趙雲費禕虞翻諸葛
恪荀勗程曉潘岳潘尼孫惠顧譚盧湛鍾會母張氏陸機陸
雲諸家外此羣經傳注倉雅詁訓方言土語諸子百家之說
無與史事而引以詮釋字句者又不下數十種夫世期引據

卷二十五

序

四

博洽其才實能會通諸書別成畦町若依後世新唐書五代
史之例可自作一史與承祚方軌並駕乃不自爲而爲之注
者謙也竊嘗論之注史與注經不同注經以明理爲宗理寓
于訓詁訓詁明而理自見注史以達事爲主事不明詁訓雖
精無益也嘗怪服虔應劭之於漢書裴駙徐廣之於史記其
時去古未遠稗官載記碑刻尙多不能會而通之攷異質疑
徒芟芟於訓詁豈若世期之博引載籍增廣異聞是是非非
使天下後世讀者昭然其見乎予舊于兩漢書有辨疑四十
四卷於地理官制頗有所得名儒碩士時或許之近日復于
三國志輯錄得三卷仍仿漢書辨疑例不敢立議論以測古
今不敢妄褒貶以騁詞辨而其詳略不能與漢書盡同者蓋
史事籍注證而申兩漢之注簡簡則易滋疏略三國之注博

博則疑義鮮存有無待辨證而明焉者也雖然校書如埽落葉隨埽隨積以予之見聞有限無論志中罅隙更俟補苴卽拙著內亦豈無紕繆待指者漢書刊誤所望吳斗南爲之補遺云

補三國疆域志自序

洪亮吉

陳壽三國志有紀傳而無志然如天文五行之類略備沈約宋書皆可不補其尤要而不可闕者惟地理一志元郝經所補全錄晉書地理志本文卽見於沈志中者亦近而不采他可知矣予自戊戌歲校四史畢卽有志於此留心哀輯者二載然因有數難輒復中輟沈約云三國無志事出帝紀雖立郡時見而置縣不書此一難也晉司馬彪撰續漢書郡國志凡郡縣增省在安順以後者卽不置錄是前無所承唐初修

卷二十五

序

五

晉書于地理學最不精建置沿革舛錯過半是後無所據此二難也卽云出帝紀矣而荊州江夏則南北並立蘄春廣陵又魏吳不常能析其州郡本末尤不易辨其縣道遷徙又或居巢狄道兩國置壘鐘離遠適空地不居臨賀郡所屬則荆廣之說不同宜都郡立名則魏蜀之辭不一此三難也從前諸地志上論沿革每自漢越晉中闕三國不書彼傳信之體則然今旣欲補志則須上詳郡縣與東漢異者若于下與西晉異者若于全據金行旣謂以孫而定祖槩徵炎運又嫌有昔而無今此四難也沈約著宋書去三國不過二百祀當時冊籍輿圖諒存祕省所引太康元康定戶十餘種最資證左而汝陰建郡顯背魏書蒙縣著文復乖漢志此五難也今世所存諸地志可采者如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樂史太平寰

字記等不過五六種而邱頭旌武一人而前後不同油口號公三書而彼此互異此六難也三國土壤旣分輿圖復窄州郡之號類多遙領吳有犍爲之守蜀存京兆之名武都一郡土歸西國而名立扶風房陵一區實隸當塗而虛領益土近而易混驟每不詳此七難也葭萌改漢壽之名則與屬武陵者亂上庸建北巫之號則與隸建平者淆東京所無而西魏忽置誰別建始之年南邦所創而太康已廢難識革除之始此八難也陳壽史例最號精嚴而高陵海陵之縣沿著舊名新安新昌之稱復標近號加以松之注史好采殊說始興未建作守者已有羊君東安未立臨郡者先推郭智作者旣視睫而不見閱者復貯心而不疑此九難也繼此九難遠閱千載沈約所據十餘種僅存其二而又不能稍參已意增定郡邑此十難也然用力旣久終不忍輟作而證左俱絕者則闕疑以待焉蓋地理之難也班生錄本朝之書猶存俟考沈氏徵近世之壤每著存疑從事於此者當若是矣今大類做宋書州郡志之例而於扼要之地爭鬪之區可考者附見諸郡縣下參用郡國志例焉其郡之未經分割者置縣次第準郡國志爲多或已分割及廢而復置者則先後類從晉志要在有補原書而不汨其實此裒輯之意也然天下州邑之志繁如星草安知所疑而闕者不皆散見于諸郡邑圖志中補是志者旣非爲已何必皆出一人同好之君子苟能隨所見而足之以成一史未竟之事則是書亦補三國志疆域者之權輿矣

卷二十五

序

六

余同年友洪稚存作補三國疆域志二卷揆抉聯綴予以究
晉宋書志之未備而正其譌失足爲讀史者所不可無之書
矣余每病地理之難部府州縣之志率多附會而史書之紀
沿革又或彼此舛錯且有一書之中而前後異說者卽如晉
地理志總序云桓靈增置六郡靈南安郡陽廬陵而揚州下
云獻帝興平中孫策分豫章立廬陵郡孫權又分豫章立鄱
陽郡孫權傳同吳大皇帝初置廬陵南部而揚州下又云孫皓分
廬江立廬陵南部都尉又如三國孫權傳建安十五年分長
沙爲漢昌郡考漢昌卽吳昌也然未知復廢爲縣隋地理志
義陽郡鍾山舊曰鄢鄢縣前此未見考宋州郡志義陽太守
鄢令二漢屬江夏晉太康地志屬義陽並作鄢音盲承初郡
國何並作鄢上言作鄢下亦言作鄢南北監本同疑下之鄢當是

卷二十五

序

七

鄢也晉地理志鄢縣仍屬江夏集韻云鄢在義陽本隋志也

然則三國時義陽江夏郡中當有鄢縣未知定何屬矣泰山

東平陽左傳注今泰山有平陽縣在今新泰縣西北四里水經注洙水

西逕泰山東平陽縣晉武帝元康九年改爲新泰縣也考元

康惠帝年號非武帝也元和志沂州新泰縣晉平陽邑晉太

始中鎮南將軍羊祜此縣人也表改爲新泰縣晉地理志泰

山新泰故曰平陽羊祜傳祜泰山南城人志有南武城而無

南城南城卽南武城漢舊縣名時尚未改故詔以泰山之南

武陽牟南城梁父平陽五縣爲南城郡封祜爲南城侯矣然

則祜非平陽人也且祜在太始中以車騎將軍貶爲平南將

軍咸寧二年除征南大將軍未嘗爲鎮南也祜卒于咸寧四

年卒二歲而吳平杜預傳謂以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爲春

秋經傳集解如祐于太始中已表改平陽爲新泰則預何以復云今泰山有平陽縣乎疑酈氏所云改于元康者是也特不當作武帝耳又考宋州郡志東安太守新泰令魏立屬泰山魏地形志亦云東泰山郡新泰縣魏置晉屬泰山則新泰又似非晉置也諸此蓄疑未易悉數姑撮數條書以質諸雅存其幸有以教我矣

補三國疆域志後序

錢 坫

司馬彪作郡國志多錄三代以來地名然于春秋時若宋之老桃管鄧齊之祿甌多魚楚之大林陽邱鄭之依疇暴隧缺漏者不可闔數史記魏地有暘有詭趙地有區鼠韓地有注人漢表有棘邱曲成東柔臨轅並出高祖所封侯國其名當易攷見劉昭注補時羣編咸在而略不一及是所蔽也余以

卷二十五

序

八

辛丑之歲與洪君稚存孫君季仇同舍西安撫院幕府時季仇注山海經余注漢書地理志方有事于卜古責實而稚存以所輯三國疆域志出示前人輿地諸書酈道元注水經號博聞亦多述曹魏時事稚存能以陳壽紀傳所載互證旁通益信道元之無謬矣晉書本有王隱虞預朱鳳臧榮緒蕭子雲何法盛謝靈運數家楊隨之際存泐相半故唐人踵而成之然郡縣改更山川首尾多所不照晉世實因三國沿流求原是謂有本王沈張勃當曰同志焉余昔得吳谷朗碑于未陽知長沙劉陽卽同瀏字近又得李苞題名于褒城知魏景元中曾開石門道俱銘石之有關於篇冊者倘用魏收之例傳示後人耶

昔元魏之季孝武不忍賀六渾之偏播遷關西終不免黑獺之弑自是東西對峙各爲強臣所制地醜德齊無以相尙然天平改元之始孝武固無恙也則東魏不如西魏之正天保受禪而後關西猶擁虛號者七八年則西魏較愈于東魏之促此温文正公徽文公之書法所以抑東而揚西也乃魏彥深之史無傳而伯起書獨行遂加孝武以出帝之號而直斥西主之名偏陂不公莫此爲甚李延壽本紀頗采彥深先西後東差強人意而列傳猶承周史舊文讀史者不無遺憾焉且志地形者宜據太和全盛之規而伯起轉取武平偏安之局於秦雍諸州雖云據永熙縮籍而漏落良多至西遷廿餘年間州郡增置紛繁名目屢易尤不可以無專書也觀察謝蘊山先生曩在史局編摹之暇與閣學翁公議補是書洎宛

卷二十五

序

九

陵奉諱家居乃斟酌義例排次成編爲本紀一表三攷四列傳十二載記一旣歲事介翁公屬序于予讀其凡例謹嚴有法洵足奪伯起之席而張涑水考亭之幟矣昔平繪撰中興書其體例當類此而隋志不著於錄則唐初已無傳觀察之書不獨爲前哲補亡而封爵大事諸表精覈貫串又補前史所未備傳諸異日視蕭常郝經之續後漢書殆有過之無不及也

西魏書後序

胡虔

昔于令升論左氏張世偉論班馬要以簡煩爲優劣蓋記載有體實錄長編之例不可施于史裁而雜書小說之徒又多委巷不經之論使必采以爲書纖悉必登漫無區擇其自詡爲詳贍者實蕪累自穢而已雖然簡不易言也高談筆削刻

意文辭慮撫實之難工而事少謂足以見書法於是刊除事蹟勒爲空文後之搜討者竟至百無一微陋略若此安所貴史乎故晉書歐史其失均也至於尙論于載以前搜集舊聞尋拾遺逸以補前史之闕其義固以詳盡爲宗矣然編纂刊勒自有鎔裁通貫之理非若市僧之記錄簿帳銖兩不遺也然則酌煩簡之中無陋略蕪累之過者亦必有道矣南康謝蘊山先生咎魏書之乖謬慨北史之不能正其失乃作西魏書二十二篇凡帝紀一表三考四列傳十二載記一又敘錄一義嚴而才博思密而體備蓋無愧於古之作者而大事表尤足爲史法史記之將相名臣表雖爲記事權輿第以一朝政要僅附錄於表內而不立專篇則創造之初爲義猶未審也夫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封禪郊祀旣志其儀至振武功懋

卷二十五 序

禍亂兵戎之略亦當敘論其成敗得失之迹條具終始別爲大事志使一卷之約括囊一代之事明易若指掌則後世紀事本末之書可以不作劉知幾欲爲都邑氏族方物三志此方志矩矱耳豈史部之通裁哉先生之爲是書也自正史傳記輿地金石之文以及郡邑之志流覽者殆數千卷昨官南河復討論四庫書於揚州其搜剔補綴之功最爲勤密凡所增益改易者皆有本原如據陳信陸選碑補陸政傳庾信率威碑補公主傳庾信請襄封表補文帝大統十六年格庾信鄭常碑正周書本傳饒陽侯之誤據楊炯宇文彪碑補封爵表據冊府元龜補李虎傳及五行廣御覽引典李順興傳據金石錄唐璣碑跋正周書本傳始臧五行記補李順興傳據金石錄唐璣碑跋正周書本傳始臧子之誤一部之中此類甚衆以雖所紀只四帝二十餘年然著作之體不能復稱引書目也固已卓然爲一家史矣近代姚士粦嘗撰西魏春秋而未就其體例不知視此爲何如也先生創藁于丁未秋虔主蘇潭

今來武林復樂見其書之成也輒敘其顛末於後虔侍先生
久故知之爲切近云

五代史記纂誤補序

吳蘭庭

宋朝請大夫吾家廷珍氏縝著五代史記纂誤其書久佚今
武英殿聚珍版所采集者以晁氏讀書志核之約存原書十
之五六則其亡失者爲可惜也今春校武英殿本五代史
點定之餘不無管見輒取薛氏舊史參核益以昔賢緒論并
近時人訂正所及錄而次之釐爲四卷因名之爲五代史記
纂誤補其薛氏書及新舊唐書遼史宋史并短說雜記有及
五代時事而語或歧出者別爲攷異之書不在此數薛史湮
沒已久元明以來諸名公罕有見其書者故如漢隱帝紀明
云初高祖欲改年號中書門下進擬乾和二字高祖改爲乾
祐至是與御名相符而後人疑歐史謂帝名同于年號當時
雖不知禮昧不至此隱帝名當是祐而傳寫誤祐者晉趙瑩
傳云瑩監修國史以唐代故事殘闕署能者居職纂補實錄
及修正史二百卷行世瑩首有力焉今所行舊唐書首列劉
昫銜名益由昫所表進而論歐史者遂謂劉昫傳之監修國
史卽是修唐書皆由不見薛史致滋臆測今幸值右文之
世故書湮而復出使承學之士得藉以彼此推求披解滯結
雖末學陋識敢謂有裨前哲抑千慮一得儻可庶幾殿本
向有考證係

今上初儒臣所輯附載各卷業布在學官無藉贅錄卽事蹟
離合已具薛史考證及通鑑攷異者概不復著若夫十國四
裔歐書本多不備且有遼史宋史及吾家志伊氏任臣之十

國春秋諸書在茲亦間爲標舉不欲繩所本無爾朝請著新唐書糾繆有字書非是一例勘核精密然點畫小疵或屬刊本偶誤茲既經校正亦略不著其朝請完書間有未審以及刊本譌脫數條附之卷末蓋實事求是亦猶朝請之意不嫌入室操戈也又薛氏書名五代史惟容齋三筆引僧道科目一條稱舊五代史記餘多不然若歐陽氏書則名五代史記今行本止作五代史而纂誤標名亦無記字均係近刻之譌云

遼史拾遺序

厲鶚

宋遼金三史同修於元至正間秉筆者多一時名儒碩彥而宋史失之繁遼史失之簡惟金史繁簡得中爲善明雲間王圻作續文獻通考中所列遼事條分件繫不出正史嘗病其

卷二十五

序

七

陋而歎遼之掌故淪亡也蓋其開基朔漠撫有燕雲制度職官兼采漢制自聖宗與宋盟好後文物漸開科舉日盛意當日必有記注典章可裨國史者求之簿錄家不少概見卽家集野乘亦散佚無傳豈以書有厲禁不得入中朝乎抑金源初年尙武雖滅遼未遑收及圖籍乎聞嘗取而覈之遼之有國二百餘年清泰間滅兩大國則用兵宜詳澶淵關南和議再修則信誓宜詳星輅往來俱極華選則聘遊宜詳至如負義侯黃龍安置之年天祚帝海上夾攻之事高麗臣事西夏跳梁非撫他書何以知其顛末耶暇日輒爲甄錄自本紀外志表列傳外紀國語凡有援引隨事補綴猶以方域幽遐風尙寥邈采篇詠于山川述碑碣于塔廟短書小說過而存之亦得失之林讀史者所宜考也敢曰索隱聊以拾遺編次爲

如千卷以待博雅君子之刪補焉

重訂正史約序

陳宏謀

學者治經而外讀史要馬顧經以貫道故嘗自博而反約史以徵事必先由約以致博周秦以來世故日積亡論班馬十七史載籍浩繁卽涑水之通鑑紫陽之綱目加以前後二編雖在中原文物之區自非好學心知猶苦窮年莫究奚怪邊徼之士率多目不睹全書則讀史之宜從約審矣雖然博難也約亦未易昔彭城劉氏論史有三長竊謂纂輯之家才不大無以刪繁補略識不邃無以提要鉤元而學不正則遲才使識進退網羅無以折衷于大道此自有史籍編纂無慮數十家得其體要者尠也使者備位滇藩欽承

聖治文明聲教四訖僻壤遐陬喁喁嚮化顧以介在天末書

卷二十五

序

三

籍空至爰首鉞四禮以敦風俗梓小學以端蒙養孝經近思錄大學衍義輯要次第校刊頒之郡縣自書院外凡義學六百餘所悉令師儒以時講習于聖賢大道略已指示門庭至若古今治亂之蹟人事善敗得失之由則必徵之史冊公餘取顧瑞屏先生正史約稍爲增訂梓之蓋全史旣難合學者猝讀而此書較他本纂輯爲良先生丁明之季風裁凜凜所建白皆關體要惜未施行已而致命遂志垂光天壤平生抱負奄有史氏三長所約一軌於正真史學之津梁藝林之要笈也學者孰復此編卽事明道援史譯經其於體用一原之理庶或循循有得焉若夫大雅君子則自有涑水紫陽之全書及馬班諸史在非可概諸邊徼矣

廿二史劄記序

李保泰

經者治之理史者治之跡三代以上明于理而經立三代以下詳於跡而史興世愈積事愈多其於天下之情變古今之得失益有不可枚舉者矣立乎今日以溯古人遼濶數千年世盡狃於目前之近沿流既遠前後迥判不特封建井田之制爲奠乎其不可返也昔三代忠質文之運遞相救也亦遞相因往往有此一代之所趨而前代已啟其端有彼一代之所開而後代遂衍其緒世第紛然交眩於成敗廢興之跡回惶變易而卒不得其所以致之者後之讀史者排比事類商榷倫物不過取一人一事而予奪之毀譽之益皆未離乎經生之見也陽湖趙甌北先生以經世之才具冠古之識自太史出守擢觀察甫中歲卽乞養歸優游林下者將三十年無日不以著書爲事輯廿二史劄記三十六卷方先生屬稿時

卷二十五

序

丙

每得與聞緒論及今始潰于成竊獲從編校之役反覆卒讀之嗟夫自士大夫沈溺於舉業局促於簿書依違於格令遇國家有大措置民生有大興建茫然不識其沿革之由利病之故與夫維持補救之方雖使能辨黃初之僞年收蘭臺之墜簡於以稱博雅備故實可矣烏足以當經世之大業哉然則使先生翱翔木天逕造青雲以備經筵之啟沃必能援古證今指陳貫串否則墩厯外臺建牙仗節斟酌時宜折衷往昔其所裨于斯世者不少而惜乎其僅託之此書以傳也昔趙中令自謂以論語一部理天下夫中令則何能然讀是書而有會焉洵乎其得史學之大且重者舉而措之天下無難也世嘗謂宰相須用讀書人豈不諒哉爰承先生之督序而謹述之如此

湖海文傳卷二十五

卷二十五

序

五



序

校正山海經序

孫星衍

秋颿先生作山海經新校正其考証地理則本水經注而自九經箋注史家地志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通典通考通志及近世方志無不徵也自漢以來未有知山海經爲地理書司馬遷云所有怪物不敢言班固云放哉鄭元注尙書用河圖地說地理志班固著地理志用禹貢桑欽說而皆不徵山海經然則劉秀稱文學大儒皆讀學以爲奇不過以考禎祥變怪之物耳酈道元所稱有太康地志十三州記晉書地道記等書山名水源多有自古傳說合于經証李吉甫諸人

卷二十六

序

亦取諸此以此顯經故足據也先生開府陝西假節甘肅粵自嶠函以西玉門以外無不親歷又嘗勤民灑通水利是以西山經四篇中次五經諸篇疏証水道爲獨詳焉常言北山經泐澤涂吾之屬聞見不誣惜在塞外書傳少徵無容附會也其五藏三經郭璞道元不能遠引今輔其識者奚啻十五恐博物君子無以加諸星衍嘗欲爲五藏經圖繪所知山水標今府縣疑者則闕顧未暇也先秦簡冊皆以篆書後乃行隸偏旁相合起於六代六書之義假借便亡此書甚者大書山之書攸攸之攸蒲鸚之鸚偏檢唐宋字書都無所見今考書卽苦字攸鸚則未聞後世字書乃遂取經俗寫以廣字例其有知者反云依仿字部改變經文此以不狂爲狂先生若蜚鼠云當爲蜚潒水云當作滄樛木云當作杼其類引据書

傳改正甚多實是漢唐舊本如此古今讀者不加察核又如
凌門之爲龍門帝江之爲帝鴻舉父之爲翟父此則聲音文
字之學直過古人星衍夙著經子音義以補陸氏德明釋文
有山海經音義二卷及見先生又焚筆硯若海外經已下諸
篇襍有劉秀校注之詞分別其文降爲細字其在近世可與
戴校本經並行不倍先生又謂星衍孔子曰多識于鳥獸草
木之名多莫多於山海經神農本草載物性治疾甚詳此書
可以証發遇物能名儒者宜了惜未能優游山澤深體其原
以俟他時按經補疏世有知者冀廣異聞然則先生勤學好
問之心又非星衍所能傳已

晉太康三年地志王隱晉書地道記總序 畢沅

晉太康地志不著撰人舊唐書五卷云太康三年撰新唐書

卷二十六

序

二

十卷其稱太康三年地志者一見于宋書州郡志會稽郡始
寧令下一見裴松之三國志注孫皓起顯明宮下考晉書武
帝太康四年徙遼東王綦爲東萊王而是志于東萊尚言郡
水經注太康五年改信都曰長樂而是志尚云信都則書成
于太康三年無疑惟晉書地理志云罷秦州亦在三年而是
志尚列秦州或書成後州始廢矣晉初輿地之學最著者裴
司空秀繼之以京相璠摯虞是書或成于數君之手同時杜
預注經晉灼注史其精核皆有所不及今復其舊名曰太康
三年地志若沈約止稱之爲地志酈道元稱爲地記司馬貞
張守節稱爲地理記新唐書稱爲土地記其實一也晉書地
道記晉王隱撰在晉書九十三卷之中不知卷數今觀其所
列青州下有北海郡暨都昌安邱諸縣西河郡有穀遠縣義

興郡有陽羨縣等皆與今晉書地理志殊考杜預左傳注北海郡有都昌縣地形志下密晉屬北海劇都昌平壽膠東四縣皆云晉後屬北海其卽墨下密二縣則沈志稱太康地志晉初已屬北海是晉有北海郡可知太平寰宇記晉末省穀遠縣則西晉有穀遠也晉書地理志割吳興陽羨并長安縣之北鄉置義鄉國山臨晉二縣合平陵永世陽羨凡六縣立義興郡則義興有陽羨也準是數條則處叔所編足正唐人撰述之謬非僅與太康地志相爲發明已耳蓋二書作于晉而盛行于齊梁北魏之時沈約撰宋書劉昭注續漢書魏收述魏史所徵輿地之書不下數百然約之州郡惟準太康昭之注郡國收之述地形則一本地道他若酈道元等又皆懸其片言視若準的今觀沈約之論曰州郡一志惟以續漢郡

卷二十六

序

三

國校太康地志參伍異同相徵驗魏收之序曰班固考地理馬彪志郡國魏世三分晉又一統地道所載又其次也足知當時言地理者自兩漢地志之外于三國及秦始之際則徵太康于晉之東西則徵地道不以別書參之亦信而有徵者矣至唐而藝文類聚史記注文選注所徵引始覺寥寥則是書已不顯也宋初修太平御覽尙述是書故樂史寰宇記亦間引之厥後闕如蓋亡失可知矣余年來官事之暇好揆討地理之書以爲有益于實事實學茲以舊所掇集者各分爲卷付之剞劂其元康地志及不著姓氏晉地志晉書地理志數條亦附錄焉庶嗜古者有所采云爾

戴氏重訂水經注序

孔繼涵

東原氏之治水經注也始於乾隆乙酉夏越八年壬辰刊於

浙東未及四之一而奉

召入京師與修四庫全書又得

永樂大典內之本兼有酈道元自序乃仍其四十卷而以平

日所得詳加訂正進之于朝

聖天子俞其書

命刊行

御製詩章冠之端首令數

百年經注溷淆前後錯簡者整之還其舊而曩時東原氏所
刊某水各自爲篇爲十有四冊循其注之綱目復逐條畫分
俾讀者易見端末雖遵修舊文不增一語固曉然如視掌文
矣第一冊河水一爲阿耨達山諸水河水二爲蔥嶺于闐二
水次二冊河水三乃入中國河也次三冊渠至瓠子皆出于
河之水次四冊汾至清自左以次入河其間如晉水文水原
公水自右以次入汾同過水滄水自左入汾餘先後準此次
五冊渭至伊自右入河次六冊淇至漳古皆入于河次七冊

卷二十六

序

四

漚至沮則河北以東終于樂浪朝鮮次八冊首濟瀆而汶則
入于濟次九冊淄至沫皆濟汶以次而南之水次十冊首淮
瀆而汝至肥皆淮之左右以次入淮惟施別于肥而入巢湖
次十有一冊首大江而夷夏皆出於江沮則入夏溲又入沮
次十有二冊漾至蘄自左以次入江次十有三冊沫至贛自
右入江次十有四冊漸至日南二十水名則越及南海羣川
罔不就序末載禹貢山水澤地水經之舊第也前數年東原氏
爲予言曰是書經注相淆自宇文歐陽二氏發之而未之是
正至於字句訛舛非檢閱之勤不易得也予盍與我共治之
予因旁搜羣籍積至數十事東原氏蓋有取焉且屬予撰序
東原氏既書其詳於目錄予謹舉其第次之意以告讀是書
者

元和郡縣補志序

盧文昭

唐李吉甫撰元和郡縣圖志四十卷詳略得中記序有法故
隋唐志所載地理書多逸而此獨傳然圖在宋時已亡其書
在者又闕六卷而第十八卷亦不全好古者彌加珍惜不因
其不完而棄之也余曩見吳中汪退谷先生士鏊集中自言
曾補其闕每思借鈔以成完書往來吳中訪求數十年而卒
未一遇也今金陵嚴子子進承其家道甫先生學以其餘力
因宏憲元書之體例採掇於通典新舊唐書以及通鑑通志
通考復旁涉於寰宇記太平御覽諸書整齊薈萃爲補河北
道下景幽涿瀛莫平媯檀薊營十州三十有九縣山南道下
荆峽歸夔澧朗忠萬金集壁巴蓬通開閬果渠十八州九十
有二縣淮南道下揚楚滁和舒壽廬七州三十有二縣劔南

卷二十六

序

五

道下霸乾二州六縣嶺南道下春新雷羅高恩潘辨瀧勤崖
瓊振儋萬安藤巖宜讓籠田環古容寧白順繡鬱林黨竇禺
廉義湯芝三十有六州百四十有六縣於是向之所闕皆完
然具備讀者乃快然而無餘憾夫充廣聞見牖迪知識後人
實有賴於前人而振舉廢墜補綴闕遺前人亦重有賴於後
人使人人皆如汪嚴二君之珍惜愛護則前人之書亦必不
至于闕顧退谷旣補之矣去今未久而仍失其傳以余求之
之專且久願一見而不可得而今乃得此書以大慰我數十
年之積想其爲愉快何如也使不出而與世共之則又懼爲
汪書之續因亟懇懇其開雕焉他如九域志太平寰宇記亦
復殘缺不完吾知世亦必有如嚴子者起而任其責矣夫

水道提綱序

齊召南

大地合水土爲體居天正中亦若人身然山其筋骨而水其脈絡也至靜者山靜中有動故爲幹爲枝以一而萬又以萬區界百川至動者水動中有靜故爲源爲委以萬而一又以一遍周六合陰陽自相經緯與日月星辰之麗天爲經緯者理氣協應此地道承天所以含萬物而化光也志地有書九邱尙矣治水莫神于大禹言地亦莫精于禹貢以治水先委後源則列叙九州疆域中高山大川自濱海之冀兗青徐揚州西迄梁雍以山自有幹與枝水自有源與委則總叙導山四列導水九川皆起雍梁而東至於海詩言旣景乃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古聖人體國經野以建都邑利農田濟舟楫設津梁轉運阜財襟帶險固孰有不於水深究其本末者乎自漢後地志日多專言水者惟有水經及酈道元注道元於

卷二十六

序

六

西北諸水鉅細不遺可謂精矣後儒言水或解詩書春秋或釋班志或於寰宇略撮梗概或於郡邑各記方隅其志存經濟者於洽河防海水利守邊博考古今暢言得失政理所係援引雖多不厭其繁襍若夫志在藝文情侈觀覽或於神怪荒唐遙續山海或於洞天梵宇揄揚仙佛或於遊蹤偶及逞異眩奇形容文飾祇足供詞賦採用以爲美談從未有將中國所有巨瀆經流實在共聞共見可筏可舟不枯不涸如孟子所言原泉混混放乎四海者用水經遺意上法禹貢導川總其大凡芟除地志繁稱遠引分名別號附會穿鑿之陋務使源委了然展卷卽得此水道提綱所以紀載今日實有之脈絡山川都邑並用今名略識古蹟取其質不取其文如河經數徒濟惟入河漢有別支江源非一黑水未知誰是積石

原在羌中前賢早有辨論無煩復贅取其實不取其虛也蓋自古帝王功德之盛莫如我朝重熙累洽治致昇平幅員之廣盡天所覆亦莫如我朝召南學識愚淺自乾隆丙辰蒙恩擢入翰林纂修一統志伏睹

聖祖御製輿圖東西爲地經度以占節氣後先南北爲地緯度以測辰極高下漠北直過和林抵白哈海西番遙窮拉藏至岡底斯凡金沙瀾滄潞江崑崙青海之近在邊陲黑龍盧駒松花嫩尼按出虎水烏蘇里江之本屬內地者源委秩如已迴非從前史志所能稍及而我

皇上聖神文武善繼善述

天威遐震克秦虜功踰流沙

而開四鎮蕩平伊犁回部拓地至二萬里西域並入版圖濛汜咸受正朔此豈漢唐元明盛時賓貢享王所能較量闊狹

卷二十六

序

七

乎哉卽古稱唐虞協和萬邦義和所宅章亥所步伯益夷堅所志方斯茂矣召南久在志館考校圖籍於直省外又專輯外藩蒙古屬國諸部道里翔實是以志成之後亦嘗條其水道惟圖無可據者闕之及蒙恩告歸台山杜門無事養

病餘暇時檢篋中舊藁次第編錄共成二十八卷詮列次第不依水經冠以海水自北而南并取禹貢首冀次兗之意內自盛京鴨綠江口以西而南而西南至合浦外自雲南而西而北又自漠北阿爾太山肯忒山而東至海又自海而南而西而北包朝鮮至遼陽域中萬川綱目畢列至于葱嶺以西水入西海印度水入南海丁零黠戛斯以北水入北海前史或略記其地以我朝之聲名洋溢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則重譯慕思盡爲疆索占測經緯合寰瀛以成圖固可執筆

俟也

建昌府志序

湯聘

志乘之作由來邈矣漢魏以降軌躅攸分如陳雷風俗襄陽耆舊之傳皆品藻羣流褒揚士女而方隅之形勝不與焉荆楚歲時宜都山川之記皆詮叙殊俗臚指奧區而人物之臧否不存焉後之人斟酌于二者之間兼綜而條貫之郡縣之志於是乎大備余謂參筆削之微旨補國史之闕遺揆厥重輕則人物爲尤急夫今之修志大都踵其舊而增之也故凡沿革建置分野輿圖與夫山川之險易物產之盛衰不過承襲舊聞訂其訛缺而已未有月異而歲不同者也惟人才之出與世代興我朝景運中天英賢踵接其彬彬乎爲鄉邑之弁冕者亟當網羅散佚筆之于書而攘善競名者往往竄

卷二十六

序

人

入其中以愚鄉曲之耳目懷鉛握麈之士又有所瞻顧係戀而不能立折其非於是真僞襍糅賢否同貫牽連並錄卷帙浩繁而隱淪之逸德幽潛之微光轉必有阻于事勢而不克自白者傳訛習陋可勝道哉予故謂修輯之功人物爲重然非有深於春秋者奮其筆舌以大爲之坊則僭濫之失未易屏除此古今所以少信史也庚午秋恭膺簡命視學江西校士之餘披閱志乘其有繁猥失實者往往飭令重修迄今承乏藩屏而建昌之士大夫又以修志請建昌爲人文淵數歷唐宋以迄有明至今日而尤盛科名鵠起競於洪都余嘗一再過之攬其川原詢其風土俗愿朴而士皆敏於文求所爲童宗說黃敷忠之吁江志陳岐之續志書缺有間不復流傳而明之中葉鄉先生有筮仕江浙者得其郡中之軼事

以蒐輯成書故萬曆之志號稱醇備 本朝則高太守天爵
姚太守文光先後更修余得遍覽而盡識之而姚志頗有不
愜鄙意者夫志原於史而與史例稍殊作史者善惡貞淫並
列于策所以示褒誅昭懲勸也志則隱其惡而著其美取舍
尤不得不嚴倘以無足重輕之人儼然與碩彥耆儒頡頏而
並列鬼瑣繁重徵信無由反不若闕而不修之爲愈也郡之
人慨然有論定之志而太守孟君於課最之暇延素堂黃先
生以董其成先生曩在西臺於余爲先進魁閣卓犖風采毅然
歸田後益沉浸于古編纂之始卽作志館紀事一篇發凡
起例奮其筆削向之所謂深于春秋者在斯乎書成得先
視其藁事增於前文減于舊斟酌損益史法凜如余旣嘉孟
君能成士大夫之志表揚其前哲之德善功烈又重黃先生
之有合于春秋而竊喜與昔日所持之論相發明也故述其
原起以弁之簡端

卷二十六 序

九

岳州府志序

楊錫紱

岳州襟帶江湖控扼要害水陸舟車之所會古名郡也 國
家重熙累洽久道化成山陬海澨之區聲教所訖政立事舉
凡山川財賦兵防學校人物藝文之類官其土者莫不勒爲
成書以垂久遠岳之有志由來舊矣然余觀直省郡縣志書
所紀山川財賦大概相同而或體裁未善繁簡失宜又或記
載失實臧否混淆前人之失抑亦後人之責也且歷時久則
事多變革典故宜增勢亦不應復守舊書由前之說其宜修
也存乎書由後之說其宜修也因乎時蓋不獨岳州爲然矣
夫今之郡守卽古之大諸侯漢時二千石多人爲三公任綦

重矣乃冗闕者廢事所謂才且能者簿書期會而外不能復及乎他存乎書者孰從而訂正之存乎時者孰從而附益之乙丑夏余奉

命來南邦閱省志湖廣南北尙合爲一卽

有志分纂下車伊始尙未之逮旣郡縣各以其志來亦苟簡

率略者多而詳備明確者少推原其故蓋楚經吳逆兵燹典章殘毀而當時載筆者又未必皆淹雅之才足以網羅散失旁參遠取安在其能無憾耶夫省志者郡縣之合也欲省志善當自郡縣始適岳州守黃君凝道來謁與語及此則黃君已先一載請修府志迄今丙寅夏編輯成書取而閱之搜羅散失訂正訛謬更定篇目增廣事類凡山川財賦兵防學校人物藝文開卷瞭如較之舊志完善多矣余嘉黃君之政勤而心勞其有裨于岳州非淺也爰書以弁其端并告各郡守使知余他日省志之修蓋不能無望于眾腋之集焉

卷二十六

序

十

南滙縣新志序

吳省欽

志之爲言識也語多見而識識其大識其小古本作志是也周外史掌四方之志鄭氏謂若魯春秋晉乘楚檇杙之比近省志府縣志因之然志之名分繫之天文地理職官選舉藝文諸類而省志府縣志統及乎諸類以觀其通然失之冗者摭引不根失之漏者闕軼有間故志之修與作也其難等吾邑以雍正二年割上海分建時邑侯長興欽公璉据上海志鶴沙志撰縣志十六卷不載分野不專立藝文義例最爲明簡闕今六十餘年生聚日蕃風會日盛民物之豐悴政令之張弛今之視昔猶後之視今不有傳焉意司牧者未以具史才抑亦邑士大夫之耻也歲癸丑發春予在假持婦服聞欽

門者至則攜吳侯志稿屬定伏讀累日歎其事增文減所應
有者盡有所應無者盡無史事如此卽吏事可知焉矣三十
年前縣號難治民有摸金校尉之智士有鄧思賢之書擊斷
鷺猛俗尙斯變雖變之者非必其道而其底于變也則同侯
究心利病舉所以治之道一再致意爲農桑學校計至深且
遠而余以衰遲辱病之身親見之而執簡序之爲何如厚幸
也滙之名始自禹貢禹言水以小注大曰入水力大小相
配曰會惟彭蠡受豫章九水越大江之南地勢北高南下故
其入江處反爲江水所遏而不得遂遂却而自潞曰東滙澤
爲彭蠡言漢水入江以東迴爲大澤也曰東迤北會爲滙言
江水與漢所滙之彭蠡會也滙者迴也大海抱縣東南地勢
旋折南派受浙水北派受大江水波瀾迴復潮汐激宕海底

卷二十六

序

十一

鐵板沙寇舶至卽敗城踞要害貽樂利於無窮官是邦者手
是編以周知夫疆宇夷險民物豐悴政令張弛之數而於治
思過半焉是又侯勤施所在而邑士大夫不能誼者夫

續外岡志序

錢大昕

古者入里必式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詩人所以廣孝也十室
之邑必有忠信先聖所以勸學也周禮五比爲閭止二十五
家耳而閭胥書其敬敏任恤五族爲黨止五百家耳而黨正
書其德行道藝此所以野處而不匿其秀也至于川原物產
亦惟居其鄉者目驗而知之故志無大小之分要于可信而
已信于今未有不傳于後者予嘗讀常棠澈川志竊歎澈川
海鹽之一鎮耳而未嘗不與樂史之寰宇記王存之九域志
歐陽忞之輿地廣記並傳然則著書之君子當務爲其可信

可傳固無事馳騁域外轉致窮大而失其居矣吾弟敬亭力學砥行矯矯不徇乎俗獨喜訪求鄉黨舊聞與前輩嘉言懿行手自編錄既詳且備又以殷莘叟外岡志撰于明季閱今百三十年未有繼者乃依其門類次第增補於是一偏之文獻粲然大備與澈川書幾於異曲同工也已予家望仙橋距外岡厓五六里總角之歲讀書春及堂東偏與敬亭晨夕聚首回憶其時衣冠樸素風俗淳厚猶見老成典刑今老矣生齒日繁蓋藏日少俗尚亦日趨于華僞讀敬亭勸戒之言實獲我心更望吾鄉人士家置一編以當木鐸之徇庶幾德行道藝敬敏任恤之不絕書乎

博山防守記序

王元啟

博山環山爲縣其東北大河莊爲臨胸入境要道西北蠟淄

卷二十六

序

七

川境達會城則柳行頭縮其口西南白洋河接泰安萊蕪壤則萊蕪之青石關束其隘此外陡壁四削絕無行蹤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廿八日壽張男子王倫爲亂時蕪湖洪侯鑾爲其縣令聞警卽分遣縣尉赴柳行頭把總赴青石關各率民壯健快據要隘以備非常旣念縣距壽張五百里賊不能驟至而大河莊爲鹽販出入之所姦民乘間竊發可虞檄尉移駐大河而自令在署賓親率役往察柳行已而賊勢張甚警報迭至侯乃練鄉勇製械具繕城垣清保甲讖行旅裕糧儲定爲防守事宜六則又慮召募鄉勇難信特令紳士各舉所知得壯士五百人以三百人分守邊隘自以二百人防護四城內外及縣署倉庫諸所兵分二隊每鄉勇九人一牌長統之牌長五人一領長統之領長二人一隊長統之委鄉進士

趙顧及諸生二人俾司訓練每五日候一臨視夜則分境邏
巡每遇轉更傳號城內外四隅自近達遠同時響應不絕所
製械具自弩矢火鎗矛及諸利器外四城又各貯插石灰巽
無算四鄉則以周十里爲率諸小村莊各令團結爲一縣無
郵騎每十里置捷足二人一有警報百里之外頃刻而通又
頒規約一十七條凡防守民夫及奔走巡視各役悉勒以兵
法賞重罰嚴罔敢違越時大兵會勦所需軍器衣裝犒賚諸
具徵書狎至候無不應時立辦自九月四日聞警至殄滅後
十月七日解嚴先後三十餘日一切移文上下悉出會稽學
生胡某之手事平某遂纂錄成帙題曰博山防守記寓書請
序於余昔春秋時宋鄭火樂喜國僑火政邱明氏書之宋熙
寧中吳越大饑知越州趙抃救菑諸政曾鞏氏書之鞏之言

卷二十六

序

主

有曰菑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備之爲民病而後圖
之與夫先時而爲計者則有閒矣不習而有爲與夫素得之
者則有閒矣然則某之爲此豈徒著侯一時之勤蓋以備此
邦之典故而使後之不幸而值其時者得一一按其科條而
爲之備則侯之惠賴于是邦者其澤靡涯而某之用意亦於
是乎遠余故樂綜其大要而爲之序

